

年

卷

期

11

13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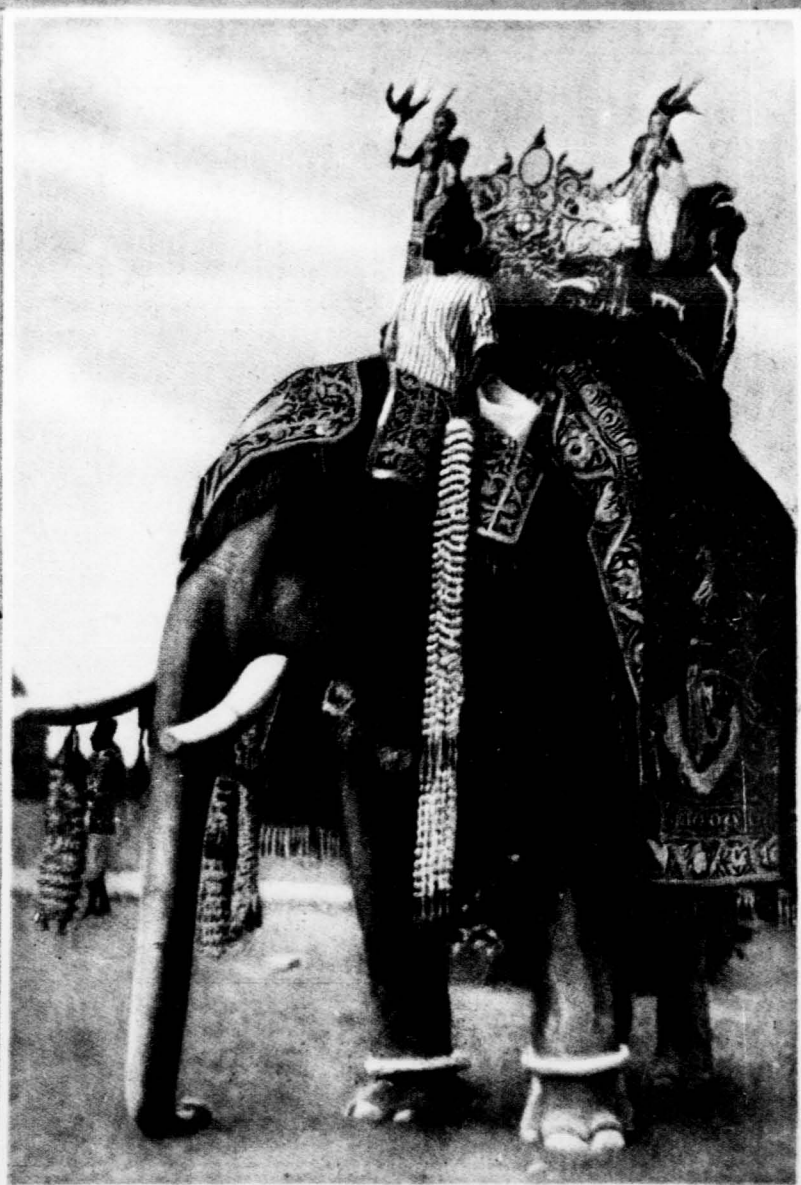
Vol. XI No. 13 (143)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四三號)

第十一卷 第十三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各種小說

小說能陶情養性亦爲消遣妙品茶餘飯罷手執一編舉凡宇宙珍聞古今軼事無不足資探討而增奇趣本館出版新舊說部都數百種或爲創作或譯名著或影舊刊宗旨純正文筆清麗茲將種類略舉如下

舊小說 上湖漢魏下迄晚清有筆記傳奇演義

平話彈詞曲選等百數十種成古文之淵藪極說部之大觀定價均極低廉備供普通選購

林譯小說 選譯歐美名著有教育社會俠義偵探

滑稽言情等都百餘種爲便整購起見另裝二集各五

十種第一集十六元第二集十四元

袖珍小說 內容精美攜帶便利分理想科學義俠

偵探神怪言情等全書二十種定價二元

新小說 最近國內文學家創作及翻譯歐美名

著有寫實有浪漫有象徵形形色色各極其妙著譯者

均文壇健將當代名家其文學上的價值可想

■細目請見圖書彙報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出版

綠 蔭 繁 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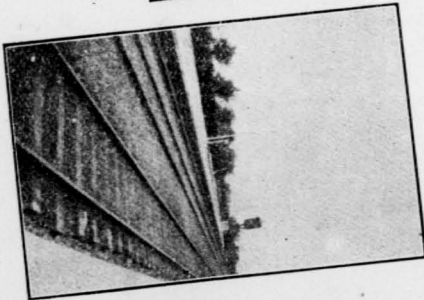
佩 瑩 女 士 攝

樹 老 橋 黑



攝 君 時 鳴

鐵 輪 初 近



佩 瑩 女 士 攝

松 江 風 景



春  
郊  
塔  
影

佩  
瑩  
女  
士  
攝



西  
城  
雉  
堦

鳴  
時  
君  
攝

松江風景

# 編者與讀者

流光如電，秋風又至。諸君的良友十二卷的新生命，又將開始了。在十一卷中，本來有出銀幕特刊，燦爛集，及國秀特刊的預告。但因各種工程上關係，竟不及如願。現在銀幕特刊已經預備完全，準在下期出版。內容擇要預佈如下：

(一)關於藝術方面之文字。製片咀華係述影片之攝製法，從第一步至最後一步，用簡明之文字說明。劇本的格式關於分幕及各種形式，言之甚詳。銀幕上的幻術述影片上各種不可思議的佈景，舉動等，如何攝法。此類文字，普通所不易見。有聲的電影述電影之進步，及未來之成功。此外如對於國產影片的意見，以及銀幕濫觴小記等，皆有益於我國電影前途之作品。

(二)關於銀幕的小說及劇本。

(三)雜品文字。羅克對於笑片的自述，各大明星對於一九二五年的意見，各大明星對於愛情的意見，明星成功小史等，皆極富興趣之文字。

以後之銀幕藝術，改爲銀幕世界，共有十六面，全用影寫機攝印。當次第在各期刊登，詳細內容，不及備載。燦爛集因製版工程關係，須遲至十三卷附送。內容有世界五十明星之肖像及小傳。國秀尊號因材料關係，暫不出版。所有各女士作品，在各期照常散登。本期學瑩女士之一元銀幣，月侶女士之三度碼頭上，紫薇女士之她是誰，皆初創作者良好的成績。

## ▲更正

本卷七八兩期車道記之第五頁，因排版時誤排，須對調。第八期之未完，係已完之誤。



# 小說世界

第十一卷  
第十三期

封面與插圖 印度孟加拉人祭日之主祭者

松江風景五幅

編者與讀者

黃金之林

破膽錄

鬼窟鴛鴦

世界談屑

諺語考

一元銀幣

前文齊集

唐小園

胡丹冰

西神

劍影

余康齡

學登





□圖畫瑣話.....張綏圖

□歐戰實地偵探錄.....向隅

她是花魂.....震池

三度碼頭上.....月侶

□變色的花.....靜閑

她是誰.....紫薇

墮落.....范香谷

□捧腹談.....秋

藍鑽石.....程小青

□古城得寶錄.....天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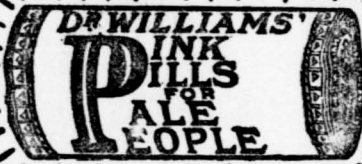
□世界談屑.....劍影





及名人

此靈藥



此靈藥及名人

報上所刊登之保證書閱者諒能記憶每星期均更換新證書均係極人所刊之聲望  
 人稱頌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閣下曾否念及之也何以所刊之證書  
 均係出自名長督軍議員或軍界高級軍官或商會總理會董或縣知事或確有  
 家或名醫自己均竭力稱頌此其故極易明白因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確有  
 治疾之奇功出證書者彼自己曾經由是丸得獲治愈欲中國四萬同胞中確有  
 患相同之疾病者亦如彼之得獲治愈身體強健復原有力量也茲按常例將書

朱寶善君



之玉照

即覺精神飲食步履氣噴痰聲均漸見效繼續服半打即已全愈現在  
 步便利較之昔日大相懸殊此皆是貴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也受在  
 緘默特具寸語祈登報端俾得有患是疾者知有問津焉韋廉士大  
 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每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  
 出品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或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韋廉士  
 醫生藥局函購

4324(1)



## 黃金之林

唐小園

下

朱秀園抱着小聰，二次走出來。那小聰雖止住哭聲，却依舊抽抽噎噎的。朱秀園一邊撫慰着他，一邊向王媽招手，說道：「你進來罷！」

此刻房中已經黑暗了，借着裏間屋射出來的燈光，勉強看出房中的大體；至於彼此的面貌，却看不清楚了。王媽先向朱秀園問好，緊接着便說尋到此處，如何不易；又問道：「姑老爺，小少爺，全都好罷？」

朱秀園說道：「我們全都平安；但不知老爺太太，也全好嗎？天漸漸冷了，大約老爺又犯病了罷。」她說到此處，已經哽咽不能向下說了。

王媽說道：「太太的身體很好，祇是因爲思念小姐，時時的長吁短歎。我雖然時時安慰她，但是這豈是空言所能

安慰的呢！不要說太太是小姐的母親，就是我，因為撫養過小姐，我的心裏，也是一想起來，就不得……」

她恐怕朱秀園聽着傷心，所以說至此處，突然止住；然而她和朱秀園，已經都淚流滿面了。在這片刻，房中非常的寂靜，朱秀園望着那模糊不清的乳母，愣了半天，彷彿是失了魂似的。正在這個當兒，那不識不知的小聰，在她懷中轉動了一番，她纔驚醒過來，問道：「那麼，老爺呢？」

王媽見問，先歎了一口氣，然後說道：「老爺麼？老爺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前時常的發怒，近來却非常的安靜；但是他的神色，却大不如從前了。小姐你要知道，爲父母的，沒有不疼愛自己的兒女的；況且老爺太太，全是這麼大的年紀，祇有一位小姐，却不能見面，他們的心裏，不待我說，想來小姐也可以測度出來了。我覺得最苦的，就是老爺呀！他心裏雖然思念小姐，却又不肯說出口來，這够多麼苦啊！他的身體，更頹唐了，天剛一冷，便咳嗽起來。現在宅裏的人，沒有不憂愁的；全說：「老爺在去年冬天，已經是喘嗽的可怕，不知今年冬天，怎麼過呀！」現在老爺，已經把銀行的事，交給旁人啦！終日在家中，不言不語的，實在是毫無興趣；更因近日咳嗽，稍微的重些，便臥在牀上度日。看這光景，恐怕是……唉！我和太太，終日設法，總願意你們父女，見上一面，免得將來……不是！或者老爺不致膠執成見……這個，這個……但是誰也不敢向老爺去說。太太是個老實人，一點主意也沒有；我是個做僕人的，又安敢在老爺面前多言多語的呢？我祇希望老爺口中說出秀園兩個字來，但是他老人家的中心，雖然十分想念小姐，他的口中，却一字不提。有一次，我見他老人家面上帶點笑容的時候，我便和太太說東說西的，先說到誰家誰家的小孩兒如何可愛，隨後又說到小聰，更是個可愛的小孩兒。老爺聽了我的話，先向太太望了一望，又向我望了一望，最後却長歎了一聲，臥在牀上，一聲也不言語了。這本是個好機會，可惜太太過於忠厚了，竟把這個機會，放了過去。又等了多日，直到昨天，老爺望着几上放

着的菊花，忽然對我說道：「秀園最愛菊花，但不知她現在還養菊花麼？」我聽了，便趕忙說道：「小姐的景况，非常清苦，恐怕未必還能養菊花罷？老爺！我想把小姐接到宅裏，看看菊花罷？」老爺略微的一沉吟，我又說道：「老爺必以爲小姐不便公然回家，其實也不要緊，我明天就去接她，叫她暗暗的家來，管保神不知鬼不覺的，她便回家看菊花來了，我想老爺太太，也是歡喜的喲！」我說完，沒等老爺應允，便連忙退出房去。小姐老爺的口中，雖沒應允，他的心裏，却是十分應允了；所以我今天吃過中飯，便急急忙忙的跑出宅來，尋訪小姐的新住宅。誰知道路不熟，天氣又短，來到小姐這裏，已經這個時候了。小姐！你能回去一趟嗎？」

此刻朱秀園，早哭得和淚人一般了。她聽了王媽說了這一套話，心中想道：「我跟她回去一趟好呢？還是不回去好呢？論理是應當回去一趟啊！當年的事，固然是父親鬧得有些過火，但是母親，並沒侵害我的婚姻自由啊！我專爲母親，也應當回去一趟；就是父親，雖然侵害我的婚姻自由，也是因爲他老人家思想太舊的緣故，並非有甚麼惡意；縱然有些惡意，也是可原諒的，何況是絕無惡意呢！再者，兩位老人，把我撫養長大，豈是容易的事。一連三年不見面，做父母的，何等難過呀！我固然也思念父母，但是我的確知道，兒女思念父母，決不如父母思念兒女的心那樣深切呀！我是應當回去一趟！不錯的！聽王媽的語氣，似乎父親的病，很不輕啊！既是這樣，我更應回去一趟了；要不然，倘若他老人家，萬一有個山高水低，若是不見一面，那纔是抱恨終天呢！是的是應當回去一趟的。何況父親這樣的思念我，我若是不回去，豈不是使他傷心嗎？再者這也是個機會，或者從此以後，把他們翁婿的意見化除，豈不是更好了嗎？是的！應當回去的！」王媽道：「你這小賊不要亂說，要說說這話，誰能信？」

王媽見她沈吟不語，便催問道：「小姐！你還猶疑嗎？」

朱秀園說道：「我不是猶疑，但是……」

王媽說道：「我勸小姐不要猶疑啦！你要知道！老爺今年的病，可和往年不同啊！」

朱秀園說道：「我知道的，那麼……」

正在這個當兒，忽聽方素在裏間屋內叫道：「秀園！這叫的聲音，彷彿是很沉着的；又聽他叫道：『秀園！你到這裏來！』」

朱秀園聽了，連忙止住談話，抱着小聰，就到裏間屋裏去了。

此刻方素正對着書桌看書，聽秀園進了裏間屋，便轉過身來，問道：「王媽來，有甚麼事嗎？」

朱秀園見小聰合着小眼，像是要睡的樣子，便輕輕的坐在方素對面的椅子上，說道：「我父親叫她接我回家去一趟。」

方素說道：「打算回去呢？還是不打算回去呢？」

朱秀園說道：「因為父親病了，我打算回去一趟。」

方素說道：「岳父既是想接你回去一趟，可有給我的信函麼？」

朱秀園說道：「這個……沒有。他老人家，是想我暗暗的回去一趟啊！」

方素問道：「那麼，你就暗暗的回去麼？」

朱秀園說道：「我已經對你說明，自然不是暗暗的回去了。」

方素說道：「你雖然對我說明，但是岳父既沒有信函給我，依舊是暗暗的，你今天就同她去麼？」

朱秀園說道：「我還沒決定，正想和你商量。」

方素說道：「我們自從結婚以後，我對於你的自由，是極力尊重的；但是今天的事，算是例外，你要原諒我！我簡單的和你說罷！你若是朱秀園，你便可以回去；你若是方秀園，我是不能應允你回去的；因為我的妻子，祇能公然見人，不能暗暗的見人。」

朱秀園聽了方素斬釘截鐵的話，不由得低下頭去，停了一會兒，仰起頭來，向桌上的洋燈，望了一望，又向懷中已經安睡的小聰，望了一望。

方素問道：「你拿定主意了麼？」

朱秀園說道：「你就不能允許我回去一趟麼？」

方素說道：「不是我不允許你，實在是這件事，不准我允許你。」

朱秀園問道：「是甚麼理由呢？」

方素說道：「甚麼理由？難道你還不曉得嗎？何必再說呢？」

朱秀園愕了一會兒，然後說道：「我雖想到幾種理由，但不知你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屬於那一種？」

方素說道：「岳父是講舊道德的人，因此我對於岳父，諸事都可以原諒，惟獨在舊道德上，絲毫也不能假藉；這是人格問題，這就是我所持的理由。」

朱秀園聽了方素的話，立刻說道：「我已經明白你的意思了，請你放心！我已經是方秀園，斷乎不能再為朱秀園了！她的話，還沒說完，她的淚，已經奪眶而出了。」

方素說道：「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王媽，由南城來到北城，使她空空的辛苦了一趟，你要安慰安慰她纔是……還有一節，你可以對她說！如果岳父思念女兒，祇要有一封正式的信函來，即刻便可歸寧，我絕不攔阻。」

朱秀園依舊抱着小聰，來到外間屋，湊在王媽身旁，小聲說道：「姑老爺說的話，大約你也聽清楚了，我也不必再說了；但是你不要誤會！這實在是萬不得已！大約老爺一方面，也決無來信的道理，既沒有信來，我便不能回家，我已經覺悟，我們父女二人，大約在今生沒有見面的希望了。天已不早，你也不必在此久留，你回到宅裏，在老爺太太前，替我請安問好就是了。」

王媽流着淚說道：「唉！我也沒有說的了。小姐你自己要保重身體！或者老爺肯寫這封信，也未可定。」

王媽說罷，便辭了朱秀園，回宅去了。

朱秀園見王媽去了以後，心中十分的悲慘，很早很早的便就寢了。到了第二天，她們的小家庭中的情況，雖和往日毫無差別，但是她同方素談話的機會，彷彿是比較往日，少了許多；縱說幾句家常的話，也覺着淡而無味。方素從早晨起來，一舉一動，全覺着毫無興趣，因此吃過午飯，毫不停留，肩着畫板，便出門去了。朱秀園知道他往何處去，所以也沒問他，這也是與往日不同的。若是在往日，雖知道他往何處去，當他臨行之際，也要問一句「你往那裏去呀？」

現在正是初冬的天氣，午日當空，所照之處，全帶些淡赤的色彩。這一天，雖有微微的風，緩緩的吹來，但是一點也不覺得寒冷；豈但不寒冷，祇因方素在日光之下，走的稍急些，還不免出汗呢。

方素的目的地，是北京城東不及十里的荒郊，但是他到了目的地以後，想尋一個位置相當便於寫生的地點，却

很不容易。他在附近，走來走去，相度了多時，總是不十分滿意。於是又向前走，穿過鐵道，遠遠的看見一排石欄，走近了一看，原來是一座已廢的石橋。他立在橋上一看，只見對面的林木，正被西方的日光所照，那樹林缺處，露出遠景，非常的美觀。他相度了一番，很覺滿意，便決定在這石橋上，描寫眼前的風景。

那樹林的中央，有兩棵較高的柏樹，四圍是楊樹榆樹槐樹等等雜樹，雜樹的樹葉，大部分早經脫去，那殘留在枝頭的樹葉，完全變成黃色，經夕陽一照，彷彿是黃金之光，在風中閃爍似的。

方素的心中，雖不如往日平靜，但是一拿起畫筆來，他的全部精神，立刻被目前的畫幅和遠處的風景所吸取。他到了此刻，不知有妻，不知有子，不知有朱仰陶，並不知有我；一切利害得失之念，喜怒哀惡之情，悉皆消滅；他那靈明洞澈的心頭，祇有美的技術而已。

不過四十分鐘的光景，那中央的大樹，和四周的五六棵雜樹，尙未畫完；祇因日已西傾，風光改變，不得已祇得停筆。他心想這幅畫落成，至少還要到此處來個四五次。

落成以後，應當如何命題，這是畫家最費苦心的事，也是畫家最樂的事。方素想了半天，始終得不到一個愜心的畫題；最後忽然說道：『有了！黃金之林！黃金之林！』這個畫題，雖稍俗些，但是頗含美的氣味。

他既定了畫題，立刻起身進城，及至到了家，已經是午後五點鐘了。

方素回到家中，朱秀園雖照例的向他問道：『你回來啦？不冷嗎？』但是這種問的聲音，聽在耳中，像是機械的，感不到甚麼趣味；不知是妻子的聲音不佳，也不知是自己的聽覺，起了異樣的變化。再者方素，往日到了家中，必是很高興的把途中所見所聞的，對朱秀園詳述一遍；今天不知是甚麼緣故，竟覺着無話可說，倒像今天出門，是一無所聞，一



無所見似的。

當朱秀園在飯前飯後到廚房的當兒，照例是方素抱着小聰，逗他玩耍，偏偏今日這小聰，也像是起了異樣的變化了，他總是哭哭啼啼的，喚媽不止。方素見他哭泣，便抱着他，在房中來回的走動，並且用言語安慰他，還唱歌給他聽；可是小聰，仍然哭泣不止。

朱秀園偷一點空，走進房來，說道：「小聰！怎麼還哭啊？爸爸抱着你，還給你唱歌聽，多麼好啊！」

方素說道：「真是奇怪，他往日不這樣的哭啊！莫非有病了麼？」

朱秀園說道：「那有的事，我們小聰，是不會病的。」

方素用自己的下頰，挨近小聰的額上，覺着特別的發熱，連忙說道：「當真是病了！你摸摸！熱得很！」

朱秀園聽了，嚇了一跳，在小聰的頭上，摸了一摸，果然是有些發熱。於是他們夫妻二人，草草的吃了晚飯，因為小聰發燒，所以引得他們更覺得無聊；剛剛九點鐘，他們便息燈就寢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小聰的身上，仍然是發燒。依方素的意思，是要請個醫生來看看。朱秀園雖然也很擔心，但是不主張請醫生吃藥，她以為縱然有些感冒，果能避避風，出點汗，便可以好了。結局他們商定再看一天，如果到了明天，仍不見效，再請醫生診治。

那黃金之林的畫稿，是要繼續的，所以方素吃過午飯，依舊出城，到那石橋上，寫生去了。但是他手中拿着畫筆，總是覺着不大自在，並且自己的精神，無論如何，凝聚不住。他覺着他的心中，已經被一個發燒的小聰，填得很滿很滿，再沒有餘地，可以容納目前的風景了。他見天氣很好，風景又佳，是極宜於寫生的；但是拿着這枝畫筆，總是猶猶疑疑，彷彿

佛無處落筆似的。他在石橋上，躊躇了多時，仍然是心思不定。到末了，決定了主意，自言自語的說道：「哼！真奇怪！這是從來沒有的事，不畫啦！不畫啦！勉強畫去，也是好不了的。可惜今天的好天氣，若是白白的放過去，豈不可惜？況且天氣尚早，跑回家去，也沒有事，何不乘此閒暇，在附近閒遊一番？如果發見絕妙的風景，也可以作來日作畫的準備，是的！」

他想罷，便肩起畫板，下了石橋，向兩田中間的一股小道走去。一邊走着，一邊東瞧西望，一會的工夫，走出一二里地；但是定神一想，倒像是他的兩目已盲，甚麼也沒看見似的。他又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呀！今天是甚麼緣故呀？當真是惡魔附體麼？怎麼我的心始終是搖搖不定呢？真奇怪！真奇怪！」

他說着，便用手向自己頭上一摸，那出汗的頭顱，遇着冰冷的手指，覺得特別的靈敏。他不由得吃了一驚，心中想道：「咦！我的手指，怎麼這樣的涼呢？」他把兩隻手合在一起，不住的揉搓，心中又想道：「今天實在是奇怪！就因為小聰發燒嗎？其實小孩子發燒，也不是重病，何必如此擔心呢？或是因為受寒，或是因為停食，有甚麼大不得了？癢心病了，也不是甚麼大病，何必如此擔心呢？何致不能工作呢？更何致嚇得手指冰冷呢？為父母的，固然是疼愛自己的兒女，然也不能因為兒女一病，就嚇得失了常度啊！幸而祇有這一個孩子，倘若有幾個孩子，一齊病起來，做父母的，還不被他們嚇死麼？真是沒有的事！我雖愚癡，斷不至此……噫呀！難說！難說！我記得父親正在病重之時，我在學校，便覺得身心不安，這是父子天性之所感召，並不是說不通的……噫呀！莫非小聰病勢加重了麼？一病就要死麼？能死麼？僅僅的發燒，就能死人當真麼？大概不能罷？不能！不能！小聰是多麼健壯的孩子，何致一發燒就死呢……哦！也難說呀！他許是猩紅熱呀！鼠疫的症候，也是先發燒啊！可惜我不通醫學，我若是通醫學，早替他診查了。唉！我不通醫學，也應當請個

醫生替他診查診呀！我爲甚麼專信秀園的話，要等到明天呢？他的一條小命，明明是被我們做父母的耽誤了！怎麼對得起他呢！固然猩紅熱和鼠疫，是不容易痊愈的，縱令請醫生診治，也未見得有救；但是既經診治，究竟有一點希望，我怎麼如此糊塗，不替他醫治呢？我做父親的責任，有些虧欠哪！簡截的說，這孩子的小命，是喪在我的手裏了。」

他想到此處，就彷彿看見小聰，仰面臥在一張小榻上，焦黃的臉，一動也不動；又看見秀園坐在榻旁，不住的流淚，並見她一邊用手帕拭淚，一邊仰頭向窗外看，彷彿是盼望自己快回去似的。他一時沈迷在幻想中，覺着和實有其事毫無差別，他不知不覺，便流下淚來了。正在這個當兒，他的脚尖，忽然觸在一個石塊上，因爲吃了一驚，纔脫離了幻想的境界。

他到了此刻，也不知自己走到何處了，向四圍看了一眼，辨不出是甚麼地方；惟見西方的日光，已經沈下去了。相隔的時光既久，大約距離石橋，是不能甚近了。他先拭去臉上的眼淚，然後笑道：「我真是遇見魔鬼了，可笑的很！那有這個事呢？小聰不過微微的發燒而已，何至於死呢？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不要胡思亂想了！……哀呀！不對！不對！今天的事，來得新奇，這種幻想，也決非無因，這確是父子天性之所感召。這樣看起來，小聰的病，一定是凶多吉少，我趕快回去罷！如若此刻還沒死，也好請個醫生來救一救呀！雖說是盡人事聽天命，這人事也是要盡的呀！不必猶疑啦！趕快回去罷！」

他想想，便循着原路向回走，說他是走，其實比跑還要快上一倍。方素的身體，本來很健壯，走個二三十里，用不了多少時間；惟獨今天，特別的新奇，他走得雖然很快，但是他總覺得路途遙遠，走了好久，還看不見北京的城牆。試想他的心裏，夠多麼着急呀！

他把他的氣力和脚力，幾乎用盡，他的頭上和身上的汗，如同水洗的一般，好容易纔走到他所謂新村的平安里。他進了平安里，離他的家門，不過幾十步而已，但是他對於這幾十步，又躊躇起來了。他想到：「是吉是凶，即刻就要揭曉了，倘若進了家門，正與剛纔的幻想相同，可怎麼好呢？」

他剛想到此處，便覺隱隱的哭聲，正近到他的耳裏，他立刻說道：「聽！不是秀園的哭聲嗎？」他說着，便仔細聽那哭聲，更覺真切；但是他聽清楚了，是從隣家出來的哭聲，並且是小兒的哭聲，他這纔略微的放心。一步一步的，走進自己的家門，一邊向房中走，一邊用盡了耳力，向房中聽；祇聽秀園說道：你爸爸快回來啦！緊接着便是小聰嘻嘻嘻嘻的

笑聲；他聽了這笑聲，他心中的一塊石頭，纔算放穩，他不由得仰起頭來，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吃過晚飯以後，他還是照往日一樣，抱着小聰，在房中玩耍。朱秀園便乘這個當兒，到廚房去，刷洗吃飯的傢具。此刻小聰非常的歡喜，他雖不會說話，但是看他那歡悅跳躍的神情，已可表明他雖然微受感冒，此刻已完全痊愈了。方素望着小聰，心中想道：「可笑啊！明明是歡虎一般的孩子，我在白天，竟疑他要死，這不是自己嚇自己嗎？我行在中途的時候，千思萬想，總覺着危險萬狀，斷沒想到此刻，我們父子，依然歡聚啊！這是我愛小聰的心太切了；大約一般爲父母的，愛他的兒女，全都和我一樣啊！當年我的父母，也是這樣的愛我呀！我真後悔呀！當二位老人在世之時，我爲甚麼不多盡一點孝心，報答父母的大恩呢？俗語說，「養兒方知父母恩」，這句話，實在有道理呀！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二位老人家，竟不等我盡一點孝心，全都去世了；唉！我真後悔呀！父母之恩，原來是如此之深哪！不論是誰的父母，全都是一樣；小聰的父母是如此，我的父母也是如此，秀園的父母也是……哀呀！她的父親，不是正病着嗎？不是要見她嗎？他那樣的年紀，他僅僅有一個女兒，並且是三年未見的女兒，他豈有不想念的呢？他愛秀園，一定和我的父母愛我一

樣啊！我的父母，已經去世了，沒有法子再見了；她的父母，現在生存，是有法子見的；既有法子，我怎麼成見在心，不使他們見面呢？這是誰的錯處呢？他想到此處，對着小聰的小臉，呆呆的望了半天，不由自主，流了滿臉的熱淚。他帶着哭聲叫道：「秀園！你這裏來！」

朱秀園走進房中，見他滿臉的淚痕，那眼眶中的淚，還不住的往外流，倒像是泉水似的。朱秀園看了，呆呆的望着他，直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方素說道：「你明天到西交民巷，看看岳父去罷！岳父正在想念你呢！」

朱秀園聽了，更加吃驚，直着眼睛，望着丈夫，更呆得說不出話來了。

方素說道：「你覺着很奇怪麼？」

朱秀園定定神，然後說道：「莫非我父親病重了麼？」

方素說道：「不是！不是！我因為我愛小聰，所以我知道岳父也是一樣的愛你；明天僱兩輛車，我送你歸寧去。」

朱秀園仍是不甚明白，方素便將白晝的一切幻想，全對她說了；接着又說道：「父母愛兒女之心，無所不至，你應當乘父母在世之時，趕快的盡孝，不要像我等到父母去世以後，纔醒悟啊！」

他和朱秀園全都哭了，小聰不識不知的，也隨着他們哭了。

次日方素果然僱了兩輛洋車來，他自己乘了一輛，朱秀園抱着小聰乘了一輛，四輪如飛，一直的向西交民巷朱家去了。走到朱家門前，方素向朱秀園說道：「北京美術協會，離此地不遠，我想到那裏去，訪個朋友；等到日落的時候，我再來接你們回家。」他說完，便開發了車錢，往美術協會去了。

朱秀園突然回到家裏，他的老母，是不待言的，就是乳母王媽，也是驚喜萬狀。朱秀園來到老父的牀前，想問父親一聲安好，但是那裏說得出來，早被那滾滾不斷的熱淚堵塞住了。

朱仰陶睡得昏昏沈沈的，偶然一睜眼，望見秀園抱着小聰，立在牀前，疑惑是正在做夢。王媽在旁說道：「小姐回來啦！老爺快看看外孫子罷！」

朱仰陶叫了一聲「秀園」，他的老淚，也不由得奪眶而出。一家骨肉見了面，哭了許久，纔慢慢的談起話來。朱仰陶問道：「你怎麼今天回家來了呢？」

朱秀園便把昨天小聰發燒感動了方素的話，說了一遍；又說今天早晨，一家三口，乘了兩輛洋車，便急急忙忙的趕來了。

朱仰陶聽了，立刻從床上坐起身來，問道：「姑爺也到啦？怎麼不進房中來呢？」

朱秀園說道：「他把我送到門前，便到美術協會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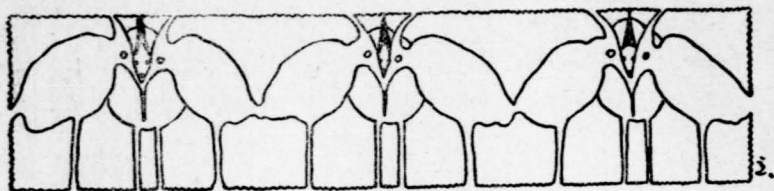
朱仰陶連忙說道：「趕快把他叫來！我正想見見他呢！叫汽車夫，趕快用汽車接他去！」

不一時方素來到，朱仰陶執着他的手，不住的流淚；朱秀園，朱太太和乳母，也在一旁流淚不止；惟有那天真爛漫的小聰，東瞧瞧，西望望，伸出小手來，在朱秀園的臉上，連連的拂拭。這小天使的心中，究竟是喜是悲，可是沒有人知道的。

不出一個星期，朱仰陶的病牀前邊，添了一幅新畫，這就是那新畫成的黃金之林。

(完)

一四，三一七，改作。



# 破膽錄

## 胡丹冰

友人張君。武進人。卒業武備學堂。久列戎行。鬱鬱不得志。端方督蘇時。常欲召試武戎。拔擢爲用。微時。革命潮流日盛。端雖下命取士。而對於學校生員。尤多顧忌。不輕見召。惟君與同學李某。得某幕賓之介紹。方有入試之希望。然內無令召。仍不得見也。乃寓逆邸。坐以待命。一日。忽使者啣命至。謂端府引見。君與李某竊引爲幸。繼又慄慄懼。恐應對不慎。非兒戲也。姑壯膽往。先由衛兵搜查訖。然後入內廳。距十餘步。衛兵數人。佩刀相向。君與李。並立鵠候。眼視鼻。不敢稍仰。有頃。端便衣自內出。先至君前。君雖與爲禮。端若未見者。而端將君細視一週。君氣懾。不稍動。凡數分鐘。端乃問曰。汝本何職。對曰。帶兵者。又問帶兵何爲貴。對曰。對上服從命令。待下嚴和並用。端點首。繼問李某曰。養兵何爲。李答曰。爲國爲民。言未已。端疾趨入內。大呼革命黨。忽室內門外突來佩刀大漢十餘人。至君旁。執李某去。刀聲鏗鏘。張君至此。心膽皆喪。仍木立不敢動。股慄若躍。恐罹禍也。久之。一衛兵前來。叱曰。汝不速去。將何爲。抑欲與李某共槍決耶。張君不敢言。抱首而出。抵逆邸。回想前事。不寒而慄。越宿。聞路人言。昨有革命李某。已執赴刑場矣。張君恐罹禍。星夜遁歸。凡十餘日。端府懸牌。委君於某標辦事。君聞命。額手不已。而李某因一言而喪其身。專制之淫威。可概見矣。



充飢  
與  
滋養

人之進食非以充飢乃以滋養也世人不察往往誤認滋養爲充飢但求可以充飢滋養之有無未嘗稍顧如此進食不但不能有益於身體且消化器亦將因之受損此何可哉

桂格麥片含有極完全之原質以供給吾人四體之機能能發達肌肉強健筋骨補養血液靈敏腦經消化容易味極鮮美調羹簡易爲真正滋養身體之食料老少咸宜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市上所售他種麥片之罐爲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量則獨多此乃由於儲裝之鬆結無關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此書係集富有興趣之歌謠精繪圖畫用七套彩色石印成精美異常如荷 索取請 附郵票二分逕寄上海第六百五十號郵政箱當即寄奉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  
路二十四號  
香港雪廠  
街第五號  
美商同益洋行  
經理



Quaker Oats



第 212 (11)



#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覺身體得有快感耳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佳可知矣



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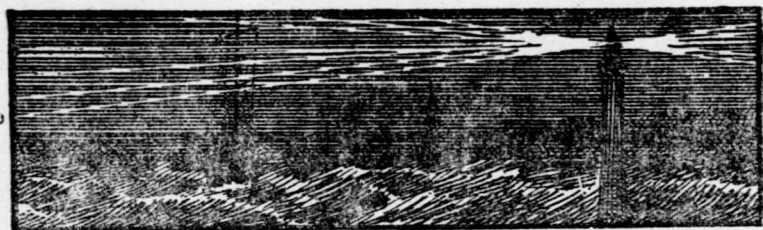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美製



# 鬼窟鴛鴦

原名 The Ghost of Rancho

## 西 神

約翰華德是當地的一個紳士。他有一個孫子。叫做雅福慧兒。這祖孫兩人。恰是背道而馳。約翰華德氣象莊嚴。雍容華貴。雅福慧兒却舉止輕佻。一天到晚。擾在金迷紙醉的場中。流連忘返。論理雅福慧兒正是一個慘綠少年。有了這般的家世。偌大的財產。自然免不了做個花花公子。可是他們祖孫倆。爲着這事。不知鬧過了多少次數。約翰華德看着雅福慧兒任情縱欲。錦繡般的家業。或者將付之東流逝水。白頭紅淚。相向汎瀾。轉念一想。他的孫子是很聰明的。只要收束放心。棄邪歸正。料不定也是吾家千里之駒呢。因此又不忍過於督責。總想用一個很好的方法。來感化他。使雅福慧兒自動的覺悟。一天。雅福慧兒在俱樂部內舉行新年宴會。衣香鬢影。圍繞一堂。四座的客人。都是富商大賈。貴族豪門。尤其是一班五陵年少。三姓良家。肥馬輕裘。笑風淚雨。最占多數。吃到半酣的時節。一對對的紅男綠女。便相約的跳舞起來。正是城開不夜。酒酌長春。說不盡的快樂。寫不完的繁華。俱樂部中爲着迎合客人的心理起見。特地雇了許多歌童舞女。奏技侑觴。其中有一個墨西哥人。喚做潘奇的。有了一身好本領。舞起來迴風飛雪。掣電驚雷。尤博得座客的贊賞。潘奇舞了多時。急想出一個新鮮頑意兒。把一

條繩子懸空飛舞。跟着舞女的左右跳躍。兔起鶻落。上下盤旋。互爲節奏。雅福慧兒看了。不禁技癢。硬把潘奇手中的繩子奪了過來。照樣玩弄。不料手中一不小心。把這條繩子套在一個貴客身上。并把這位貴客帶拖帶曳。從他的坐椅上。直曳到仆地而止。那時驚動了全堂的羣衆。個個人都指着雅福慧兒唾罵。說他太瞧不起人。在大庭廣衆之中。做出這種無禮的舉動。其實雅福慧兒此時酒已喫到八九分了。仗着一股酒興。倚醉逞狂。也不管人家怎樣的批評他。依舊行所無事的揚長而出。可是到了明天。各種報紙之上。都把這事紀載出來。還加着一段評論。一致攻擊雅福慧兒。說他使酒罵座。有玷家風。約翰華德看了。氣得幾乎半死。剛剛雅福慧兒走來。便把他狗血噴頭的罵了一頓。雅福慧兒只得坐在沙發上面。一言不發。偏他的未婚妻看了報紙。也坐了摩多卡趕來。進門之後。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勁的把雅福慧兒送給伊的戒指。從手上卸下。向雅福慧兒一擲。說這件東西。請你收回去罷。

這樣粗鹵的人。也不配做我的丈夫咧。說罷。回身就走。雅福慧兒連忙追蹤而出。伊已躍上摩多卡。雅福慧兒搶上踏脚板。想和伊委婉的說明。這是昨天酒醉的過失。但是伊竟把雅福慧兒從車上推下。吩咐車夫開足了速度。如飛而去。雅福慧兒垂頭喪氣。回到約翰華德跟前。心上兀自小鹿撞的。擔着滿肚皮心事。想他老人家不知又要怎樣教訓我呢。那裏知道約翰華德受了這番激刺之後。忽然換了一副面目。拍着雅福慧兒的肩膀問道。好孫子。你還想做個好人。恢復你的名譽不要。雅福慧兒難得見着他老人家這般和藹的態度。怒息雷霆。恩施雨露。真覺受寵若驚。反而說不出甚麼話來。約翰華德却把他拉到一張沙發上。一同坐下。很慈祥的問道。你果然有心悔過。我許你再去快樂一天。過了這一天之後。便要聽我教訓。我來教你做人的道理。你看這樣好不好呢。雅福慧兒聽着。還有一天的快樂。快活得直跳起來。趕着問道。祖父。這話是真的麼。約翰華德道。我從來沒有說謊啊。一壁說着。一

壁把他的無名中指豎着。向雅福慧兒鄭重的說道。但是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你要牢牢記好。雅福慧兒笑逐顏開的答道。謝謝祖父。一天也夠了。說完。立即飛奔而出。明天。雅福慧兒又在那個俱樂部中大開筵宴。倚翠偎紅。好不得意。酒至半酣。一對對的比翼鴛鴦。又手挽手的舉行跳舞。俱樂部中一個著名的女跳舞員。今天有事請假。那個墨西哥人潘奇。少了一個對手。俱樂部主人替他設法。叫潘奇和一個女賬員同舞。這位女舞員小家碧玉。正是春光爛漫。豈惹含葩的時節。芳名喚做梅隄柳。潘奇起初並不注意。經了一次跳舞之後。覺得梅隄柳色藝雙全。暗叫絕。加以跳舞的時節。盛妝華服。越發艷若天人。那香溫玉軟的酥胸。倚在潘奇臂上。一起一伏。體貼溫存。險把潘奇渾身都酥化了。舞了一巡之後。回到休息室中。潘奇便揀着梅隄柳接伊的香吻。那知梅隄柳却並不把潘奇放在眼中。就是方纔的跳舞。也不過服從俱樂部主人的命令。幹那機械生活。並不是和潘奇有甚麼要好。所以對

着潘奇鹵莽的舉動。極力抵抗。潘奇是個粗魯的小人。知道甚麼溫柔心性。惜玉憐香。越是梅隄柳拒絕他。越是要以武力解決。梅隄柳着了慌。便在室中張口大喊。因此驚動了座客。一齊放下酒杯。趕到休息室中來。尤其是雅福慧兒最爲關心。今天是他最後一次快樂的日子。要是再發生意外之事。他面子上如何攔得下去。第一個大踏步搶到室內。看見潘奇這種無禮。立即奮勇上前。把梅隄柳曳在一旁。潘奇那裏肯就此罷手。便和雅福慧兒兩個人打做一團。許多客人正在勸解的當兒。也看不清是那一個的手鎗。那一個先放。但聽得砰然一聲。早把座客中一個叫做佛禮明的打倒在地。便有許多人嚷着不好了。雅福慧兒把佛禮明打死了。快捉他到官裏去啊。佛禮明是約翰華德的朋友。還是雅福慧兒的老前輩。雅福慧兒一想。我並沒有放鎗。這種天大的冤枉。從何說起。再轉念一想。或者紛亂的時節。我誤撥鎗械。釀此鉅禍。也是說不定的。現在沒有別話可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難道真真

東手持縛麼。便趁着人聲鼎沸之中。一溜烟逃到俱樂部門外。跳上一輛摩多卡。不管他是那一個客人的。開足機關。飛奔向前。一霎時到了車站。正想換坐火車。却早有兩個暗探在站上立着。看他形色倉黃的。當即上前盤詰。雅福慧兒懷着鬼胎。說得不明不白。暗探愈加疑心。說他一定不是好人。且關起來再說。可憐的雅福慧兒。便小坐鐵窗。領略此中風味。不過他是很活動的。豈肯安然做入籠之鶴。羅網之魚。幾分鐘之後。便被他想着一條計策。把一個看監的人醉倒。穿了那人的制服。逃出監中。剛剛火車正在開行。一躍而上。覺得疲倦極了。便在放煤屑的列車中倒身而臥。停了一會。車上的稽查員到了。把他喚醒。追問來歷。雅福慧兒從身邊掏出幾張鈔票給他。總算含糊過去。再停了片刻。一個查票的人又來了。這回却比不上前次。雅福慧兒拿不出乘車的票子。無論如何。得不着查票人的允許。便在茫茫黑夜渺渺長途之中。被逐下車。寒風撲面。涼露侵衣。一轉眼間。雅福慧兒變了一個飄泊無歸

的天涯遊子了。

梅隄柳在休息室中。受了一場驚恐之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忽然又接到一封電報。伊的父親快要死了。趕着辭別了俱樂部中的主人。星夜趕回。到了家中。伊的父親剛剛懨氣。一個牧師正在替他禱告。梅隄柳一慟幾絕。料理喪事完畢。想要是再回到俱樂部中去罷。那種繁華世界。實在有些不願意看他。便在報上一找。恰給伊找到了一樁事情。是車站電報房中的司機人。伊想這種職業。比着俱樂部中高尙得多了。立刻寫信前去應徵。不多幾天。梅隄柳便在電報房中辦公。那知墨西哥人潘奇打聽得梅隄柳消息以後。也早已追蹤而來。突入電報房中。強行非禮。這車站是一個小站。來往的人不多。電報房中更只有梅隄柳一個人。那一架電報機。便是他惟一的良伴。因此潘奇認爲最好的機會。儘着梅隄柳怎樣抗拒。他的獸性正高漲到沸點。總要一償他的渴想。不料事有湊巧。雅福慧兒飄泊異鄉。信步閒行。忽聽得車站電報房中大聲呼

救。尋聲往視。却正是潘奇和梅隄柳二人在難解難分之際。便挺身而前。把潘奇打倒在地。潘奇在無意之中。和雅福慧兒狹路相逢。恨得他牙癢癢地。想把雅福慧兒一口吞下。無奈他是雅福慧兒的敗軍之將。沒奈何只得忍着。一口烏氣。落荒而出。走到半路。却遇見一個墨西哥同鄉。這人名喚羅惠士。是個幹不正當營業的人。近來專做私販軍火的事情。正在四處尋覓幫手。見了潘奇。知道他也是浪跡天涯。脚跟蓬轉的人。可以利用他來幫助一切。快活得什麼似的。在潘奇呢。他鄉遇故知。又是剛經了情場失意。也格外和羅惠士親熱。當下兩人暢談心事。越談越覺得役機。羅惠士便請潘奇到一月小飯店中吃飯。和他附耳密談道。你如想發財。很可以幫我幹這種販軍火的勾當。新近我有一大批軍火。已經裝運到這兒來。這兩天在路上。只要這批軍火一到之後。我們便立刻可做富家翁咧。但是有一層爲難。這些軍火是不能給人看見的。到了這兒之後。把他放在甚麼所在。却是一個很大的問

題。要是找一個冷僻的地方。那還容易。不過無論怎樣冷僻。總有別人前去。那就防不勝防。萬一露了些痕迹。給人拿到了把柄。到地方官那兒。告發起來。我們不是要捉將官裏去麼。所以我爲着此事。很費躊躇。老友。你可以很忠實的幫我一下子忙麼。要是沒有一些意外的風波。這批軍火平平安安的脫手售去。我情願把賺到的錢。和你一五一十的平均分拆。我拿一半。你也拿一半。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也不要說甚麼三七分啊。四六分啊。竟是有個錢。總讓我們倆平分好了。潘奇聽了羅惠士一番很熱烈的說話以後。默默地一言不發。想了好一回的工夫。方慢吞吞的和羅惠士說道。你的盛情。果然我不十分感激。但是我還有一件事情。似乎比金錢來得更寶貴些。要是你能把這件事情給我弄好啊。甚麼三七分啊。四六分啊。我都不。何況對半平分。你做你的富家翁。我做我的新郎君。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是很公平的事情麼。不過你的發財。要我幫忙。我的好事。也要你竭力替我想辦法。說

到這兒。便把和梅隄柳一番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一個痛快。羅惠士拍手笑道。我當是甚麼大事。原來只爲那車站電報房中那個小蹄子。那真是手到拿來。算不了什麼事情啊。你想她是一個單身作客的弱女子。落絮隨風。飄萍逐浪。要她怎樣是怎樣。比着甕中捉蟹。還容易呢。不過我的事情。你先得給我。想個萬全的法兒。非得把我的事情先行辦妥。我也不能幫你這個忙咧。潘奇給羅惠士怎麼一說。膽氣頓時壯了好多。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不幸的荒庵隱士。便做他們的犧牲品了。

離着車站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一所小小的別墅。雖然占地不多。却也花木扶疎。白石紅泉。位置絕俗。那別墅的主人。原也是一個簪纓世胄。執紼班頭。只因絲竹中年。自傷哀樂。經了許多的挫折。受了許多的激刺。覺得這種萬惡社會。實在沒有可以留戀之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忽然間大澈大悟。便把所有家資。一齊送給他人。自己却隱居在這別墅之中。藥爐經卷。消遣華年。也不用一個僕人。

甚麼事都是自己親身去做。別墅門外。搭起了一座十字架。他的靈魂。好像寄頓在這十字架上面。花晨月夕。飯後茶餘。總是跪在十字架前面。喃喃禱告。那別墅的風景。既是十分幽寂。離着市鎮熱鬧的地方又遠。簡直可說得一聲隔斷紅塵咧。一天到晚。偶然有一兩個人經過他的門外。不是看他跪在十字架下祈禱。便是聽他在室中誦讀聖經。因此大衆不把這地方叫做別墅。都喚他做寺庵。那個別墅中的主人。都喚他做隱士。那裏知道他也是繁華世界中一個花花公子。酒國歡場。歌樓舞榭。也曾留下了許多前塵影事呢。這位隱士和社會隔絕了多年之後。他的姓氏漸漸不挂在他人齒頰之內。這隱士兩字。便是他的渾名。那樣荒涼寂寞的所在。加上這個詭奇孤獨的隱士。那一角荒庵。便飽含一種神祕的氣味。行人指點。婦孺聚談。都有世外桃源的感想。不過桃源洞口。雞犬桑麻。水流花放。原有飄飄欲仙的想像。這位隱士。却因他怪僻性成。和世緣過於冷淡。所以他人對此。不覺可愛而覺得有

些可怕。尋常也難得有人到這庵中參禪隨喜。這位隱士却落得清淨無爲。五根不擾。四大皆空。車馬辭喧。冠裳絕迹。鎮日價和主宰萬能的上帝。精神晤對。與世相忘。與人無求。總可以安安穩穩的度他劫後餘生了。那知螳螂黃雀。處處機心。人海風波。無湍激盪。即此可見社會的醜態。佛家說的五濁世界。真是一些不錯呢。那位隱士天天做他的刻板式功課。誦經禱福。一天。走過庵外的人。却不見他在十字架下禱告。也聽不到他在庵內誦經的聲音。走進去一看。他却直僵僵的臥在血泊之中。這個消息傳布之後。大家都知道荒庵中的隱士。遇盜被殺。接着市上便有一種謠言。差不多人人傳述。都說庵中有了鬼魅。這或者因隱士死得可憐。他的陰靈不散。所以白日青天。都要出來爲祟。有了這個風聲。那座荒庵。越發變做一座驚心動魄的地方。行路的人。都要繞道遠避。不是庵中有鬼。實在是鬼都不敢上門。那陰氣森森的庵門。彷彿是一個神怪不測的鬼窟。遠近的人。連正眼都不敢覷他一覷。那裏

還敢奮勇進內。調查個確切情形呢。那知衆人懷着滿腹狐疑。驚神道鬼的當兒。正是潘奇和羅惠士兩人。慶祝凱歌的時節。尤其是潘奇一個人。格外的興高采烈。精神煥發。原來刺殺隱士的是潘奇。散布謠言的也是潘奇。他暗暗歡喜自己陰謀的成功。只可憐那位隱士。却無端的身膏白刃。飲恨黃泉。冤沉不白的長埋地下了。

雅福慧兒打跑了潘奇。梅隄柳感謝他兩番相救的深恩。密意似膠。情深一往。一縷情愛之絲。頓時像春天搖漾的晴絲。裊蕩空際。把雅福慧兒團團縛住。雅福慧兒也因自己拋家傍路。流蕩他方。正沒有一個歸宿的地點。忽和梅隄柳萍水相逢。心田中潛伏的情苗愛葉。經梅隄柳柔情綽態。細細的熨貼一番。便如春雷起蟄。怒震籟龍。剎時間亭亭直上。映日凌雲。再也按捺他不住。兩個人從此心心相印。車站電報房中。變成了他們倆的愛情試驗場。濃芬馥郁的春光。融和一片。布滿全室。雅福慧兒便提出結婚的要求。梅隄柳嫣然一笑的答道。我是蓬門弱質。香謝綺



羅。你是富室嬌兒。天生純綺。要是因着一時情感的衝動。驟然結合。恐怕將來要發生危險。不能和諧到老。所以還是請你細細的考慮纔行。雅福慧兒道。怎麼。我們倆是患難之交。彼此的愛情。都經過一度劇烈的鍛鍊。纔得把爾意見打成一片。兩體兒穿成一線。難道你還不能完全諒解麼。梅隄柳道。話雖如此。退一步說。就算我們倆自己不生問題。你府上的那位祖老太師。又是怎樣。知他贊成不贊成這樣婚事呢。雅福慧兒道。這可坑殺了我咧。罷罷。事到如今。我拚着爲你的緣故。冒險到家中去一輪。和他老人家商量罷。本來我已把這事寫了一封信給他。難道他便一怒至今。還沒有回復家人骨肉的愛情。不許我改過自新麼。梅隄柳道。這事就怎麼辦罷。我等你回來後再定好了。當下兩個人閒談一回。便各自騎了一匹馬。聯轡同行。出去散步。將近那荒庵的地點。他們倆一同跳下馬來。想到庵中去隨喜。正在離着幾百步路的當兒。斜刺裏走出一個鄉村老婦。伊正在草堆中拾些竹頭木屑。做烤火

之用。看見雅福慧兒和梅隄柳要到庵中去。連忙攔住去路。喊道。去不得。去不得。那庵中是有鬼的。白日裏都要作祟。仔細嚇掉了魂靈兒啊。雅福慧兒也早聽得這種謠傳。可是少年豪宕。那裏把鬼放在心上。便笑對那個老婦說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這回正是來看鬼的。一壁說着。一壁扶住了梅隄柳便走。梅隄柳究竟是一個女孩兒家。比不得雅福慧兒的大膽。把香腮閣在雅福慧兒的胸際。說我們還是小心些好。雅福慧兒經梅隄柳這般一說。便放輕了脚步。神息屏凝的走着。他並不是真個怕鬼。怕的庵中或者有暴徒埋伏在那兒。要是出人。出來打劫。自己一個人本來儘可對付。只是有了梅隄柳怎樣一個累墜。未免顧此失彼。萬一玉人遭了意外。他一個單身漢將怎麼樣辦呢。因此非常留心。慢慢兒的一步一步向着庵門而行。剛剛走到門外。正要進去。却聽得庵內有唧唧的聲音。不是鬼叫。分明是人語。便格外注意的躡足潛蹤。躲在窗子外面偷看。不看猶可。一看之後。却不禁嚇了一跳。

原來庵內正是潘奇和羅惠士兩個人相對而坐。羅惠士逼着潘奇替他裝運軍火。說那批東西。今天就要到咧。潘奇却逼着羅惠士。今天要把梅隄柳搶來。作爲交換的條件。羅惠士哈哈大笑。這一點點的事情。包管在我身上給你辦妥。拉着兩個人又談起殺死隱士的事情。潘奇說虧得我散布謠言。纔沒有人到這兒來遊玩。不然。殺了隱士。也是無用。不過那隱士死得又慘。他真的不要來作祟啊。羅惠士道。這是你和他人說慣了有鬼。自己也膽小起來。真是疑心生暗鬼咧。要是我呢。怕甚麼鬼和不鬼。真個有鬼。我也把他一刀兩段咧。剛剛說到這兒。雅福慧兒和梅隄柳兩人。在窗外輕移脚步的聲音。傳入庵內。加着一陣微風。吹動室中的百葉窗。潘奇正在怕鬼的當兒。到了此時。好像那位隱士。果然邁腳前來。嚇得魂不附體。兩隻手高高舉起。捏了拳頭向空亂擊。羅惠士喊道。什麼。什麼。潘奇顫聲答道。有鬼。有鬼。羅惠士笑道。你發癲咧。好好的青天白日。那裏有甚麼鬼的影子。潘奇經羅惠士這樣一

說。細細一看。果然沒有什麼鬼在庵內。便大踏步衝出門外。把庵門前那架十字架。使勁的用了全身之力。把他從地上拔起。一剎時拆了一個乾淨。好像借此洩忿的。雅福慧兒和梅隄柳趁着這個機會。便悄悄兒的從屋後飛奔而去。跳上馬背。一轉眼間。便到了電報房中。雅福慧兒說道。他兩個人放在這兒。怎麼是好。我來想法收拾他罷。說罷。便匆匆出外。梅隄柳却立即打了一封電報給雅福慧兒的祖父。報告他的孫子在這兒。請他快來。雅福慧兒的祖父。自從攆走了他的孫子以後。一去不返。也沒有一點消息。正在懊悔得了不得。登報咧。請偵探咧。總想早點把他的孫子尋回。他常常自言自語道。要是我的雅福慧兒能夠尋到。我便請了一千個的偵探去尋。這筆酬勞費。我也肯出啊。但是訪來訪去。總訪不出雅福慧兒的蹤跡。正在愁思成病的時候。忽然接到了雅福慧兒一封信。接着又接到了梅隄柳的電報。快活得什麼似的。立刻同了他的老朋友佛禮明。一同到梅隄柳那個車站上去。

雅福慧兒別了梅隄柳。趕到一所俱樂部之內。請了許多幫忙的人。再回到電報房中。那知梅隄柳已經給羅惠士率領了幾個墨西哥人搶去。雅福慧兒一想。這可糟了。要趕緊把梅隄柳救出纔好。他把一雙眼睛向屋中四處一瞧。却看見梅隄柳的臥榻上東西拋散滿地。大約是梅隄柳被劫時。拚命掙紮的緣故。雅福慧兒看着。忽然心生一計。立刻把梅隄柳臥枕的枕衣。褪了下來。戴在頭上。很像白無常鬼戴的那隻高帽。再把床上的被單。裹在身上。渾身雪白。陰氣森然。手中再拿了一個十字架。白鬚白髮。很像那個隱士的鬼魂。裝扮既畢。便吩咐手下的從人。跟着到那座荒庵中去。一到之後。伏在庵門之外。正聽得羅惠士對潘奇說道。那個乖乖搶來了。現在我的責任完了。任你怎樣和伊交涉罷。便聽見潘奇在室中鬆了梅隄柳的綁。軟騙硬逼。要他答應婚事。梅隄柳那裏肯聽。潘奇便動起蠻來。兩個人攪做一團。却被梅隄柳把潘奇一個手指咬下。潘奇一痛釋手。梅隄柳便奪門而出。潘奇拼命前追。

追到門外。忽然看見一個白衣白帽的鬼魂。擋住去路。白鬚飄拂。怒目相視。手中還執着那架十字架。兀的不是那個隱士前來討命是什麼。一嚇之下。差不多三魂出竅。六魄離身。不由得渾身發抖。把雙膝跪在地下。大呼饒命。那時羅惠士在隔壁一間室中。聽得這回爭吵。知道事情不妙。趕出來一看。却見潘奇真個跪在一個鬼魂跟前。一腔豪興。到此拋向爪哇國去了。但他怎樣殺人不眨眼的好漢。也鼓不出一些勇氣。便也跪在地下說道。這是不干我事的啊。請不要和我為難。話還未畢。雅福慧兒埋伏的一班人。看着十字架向上一指。知道暗號到了。一擁而出。早不費吹灰之力。把兩個墨西哥人雙雙捉住。一夥兒的蜂擁到車站上去。剛剛雅福慧兒的祖父。在火車上下來。雅福慧兒連忙除下了假裝。和他的祖父接吻握手。一壁箱梅隄柳也回嗔作喜。很甜蜜的對着雅福慧兒說道。親愛的。你救了我三次性命了。雅福慧兒趕着把梅隄柳介紹與他祖父。却冷不防他的祖父背後。立着一個人。雅福慧

兒見了。幾乎嚇得暈去。自己方纔扮了假鬼嚇人。現在却自己碰到真鬼了。原來立在他祖父背後的人。正是那天給他在俱樂部中打死的那個佛禮明。冤冤相報。追踵到此。他那得不怕呢。雅福慧兒的祖父看着。不禁好笑。便挽着他孫子的手說道。我來和你說明罷。那天俱樂部中的打死人。都是假的。是我預定的計策。不過想嚇嚇你。使你早點棄邪歸正罷了。却不料弄假成真。害得你飄泊天涯。到今日方纔一家團聚。這也可算是我的過失咧。來罷。

們倆是一對很好的小夫妻。我來和你主婚。我的老朋友佛禮明。便請他做證婚人罷。說着。一手挽着雅福慧兒。一手挽着梅隄柳。不由得哈哈大笑。梅隄柳驚魂甫定。好事重逢。雲鬢蓬鬆。玉容帶雨。却也含羞不語。把星眸斜睇了雅福慧兒一眼。不由自主的嫣然一笑。這一笑之中。似乎含有無限深情呢。

——完——

## 世界談屑

劍影女士

航空界最古之發明在十六世紀末

世界繙譯最廣之書即基督教之聖經

攝影術完備於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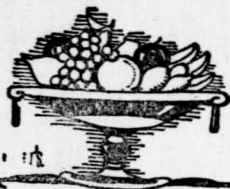
一八五四年英人梅兒赫須發明攝影用軟片

世界第一大城爲英國之倫敦居民亦最多

全球第一小國爲歐州之摩納古國共六十餘里

# 諺語考

## 余康齡



盛氣 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國策」

玩世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漢書」

苦楚 燭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杜荀鶴詩」

事業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易」

交耳 胡越之人。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論衡」

風土 瞽率音官以省風土。「國語」

著落 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著落。方是仔細。「朱子語錄」

體統 禮者體也。統之於心名爲體。「周禮鄭注」

高尚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

隨手 鍾離昧曰。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史記淮陰侯傳」

飲恨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江淹賦」

人事 并令臣領受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韓愈文」

理解 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宋史」

仿佛 仿佛其若夢。「楊雄賦」

交臂 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莊子」

事實 率皆虛語。無事實。「史記」



## 一元銀幣

學 畫

達維是一個幼稚園的學生。最奇怪的就是他那副特別性情。他年紀雖然很幼稚，可是行事却很有些大人的氣派。這天早晨，幼稚園的女教員說：「達維，早安。」達維回答道：「姜小姐，早安。」他說這話的時候，頭也不擡起來，聲音微細，一點沒有往常活潑快樂的神氣。姜小姐覺得奇怪極了，就說：「達維，把你的頭仰起來，讓我看你的眼睛。」達維果然把頭仰了起來，他的眉頭是蹙着，眼睛裏還含着一包眼淚。姜小姐很溫柔的撫着他的頭說：

「乖孩子，可以對姜小姐說說，什麼事使你這樣不快活？」達維把他的小頭搖了搖，說道：「沒有事，我不能對你說什麼。」姜小姐說道：「你是不是心裏有一樁事，不願意叫我知道？」達維很不安的說道：「我不能說，我什麼人都不能叫他知道。」說着，就憂憂愁愁的走了開去。姜小姐看着他的後影，對那旁邊的一個少年助教說：「達維一定有什麼困難的隱事在他的心裏頭。」助教說：「是的，我也覺得。你看他今天忽然變成了成人的樣子。」姜

小姐說道：「無論如何，我總要細細研究其中的原因，總不能讓他這樣過去。」

過一會，許多孩子都來了。九點鐘已經打過，姜小姐搖一搖鈴，孩子們全都跑到遊戲室內，坐成一個大圈子。姜小姐問道：「今天誰有好的故事講給我們聽？」有好幾個孩子一齊站起來，爭着要說。姜小姐攔住道：「你們不要鬧，好好地坐下去，一個一個的挨次講。慕荅，你先講。」慕荅說道：「我們家裏新生了一個小孩子。」姜小姐說：「呀，好極了，是個弟弟，還是妹妹？」慕荅很高興的說道：「是一個妹妹。她是又紅、又縐、又軟；我已經看過她了。姜小姐說：「慕荅，你講的很有趣。過幾天我有空，一定要去望你們的小妹妹。鮑倍，現在該你講了。」鮑倍說：姜小姐，有一隻知更雀造一個窠在我們園裏的蘋果樹上。」姜小姐說：「牠造的高不高？你可能望得見？」鮑倍說：「我從媽媽的窗子裏望得見的。」姜小姐道：「那很好，你可以天天看了來講給我們聽。」這樣一個一個的

輪過去，末後該輪到達維了。他默默的坐着，不言也不笑。姜小姐問他說：「達維，你可有什麼故事講給我們聽？」達維說：「我沒有故事。」姜小姐說：「那末明天我希望你預備一個最有趣的故事講給我們聽。如今我閉上眼睛，你們大家坐好。等我眼睛睜開的時候，看誰坐得頂端正，頂靜，就選誰做首領。」這時遊戲室裏頓然變得寂靜。圈裏蜜蜂哼哼的聲音，和樹上麻雀很愉快的唱歌聲，都能從開着的窗子裏一聲聲的傳進來。但是姜小姐一點也沒有聽見，因為他雖然閉上眼睛，腦海裏仍舊印着達維那付憂愁靜肅的小面龐，正在研究他所以致此的原因。

下禮拜六范夫人請幼稚園裏的孩子到她家裏去玩。那是一年祇有一次的，孩子們沒有一個不是伸長了頸項盼望的。因為除了有很好玩的遊戲外，還有得吃小孩子所最歡迎的冰淇淋，餅干，糖菓等。范夫人最歡喜的遊戲就是「小兵隊」。他們已經演習過好幾次了。達

維是幼稚園裏最聰明，最活潑的孩子，每次演習總是他做首領。姜小姐最愛聽他那小小喉嚨很雄壯的唱：「我爲國家去戰爭，忠且勇……」這天姜小姐就說：「我們到范夫人那裏去的時候，一定要把『小兵隊』的遊戲做得非常出色，是不是？今天我們要很用心的練習一次。達維快來拿你的旗子。」但是達維不動。姜小姐再柔聲說：「好孩子，快來，不要耽擱時候了。」達維眼睛看在地，身體略略扭動道：「我……我不要玩。」姜小姐說：「呀！達維，不是范夫人……？」達維顛聲道：「我不到范夫人那裏去。」小湯姆張大了眼睛，看着他道：「噢！達維，你爲什麼不去？」達維道：「我不要去。」姜小姐心裏想這是甚麼意思呢，然而面子上却做得像很平淡的說：「湯姆，不要緊，你不要去擾他。或者他今天有點不舒服。約翰，你可以做首領。」他們就照常演習。演習完後，已是將近午時，上半天的事情算是完結了；孩子們一個個跟着來接的人，歡歡喜喜的回家去。惟有達維仍舊是垂頭喪氣，低

低說了一聲「姜小姐再會」，沒精打彩的走出去了。副教習一邊幫着整理許多推亂了的椅子，一邊問道：「你想達維究竟爲了什麼事，這樣沒精打彩？唉！六歲的孩子有什麼不得已的事呢？」姜小姐抓抓頭，緩緩地說：「我今天下午天去看他的母親赫夫人，也許能够研究得出其中的原因。」

這天下午，姜小姐果然到達維家裏去。赫夫人親自出來開門，見是她，就很誠懇的說：「姜小姐，原來是你。我很喜歡看見你，請到裏面去坐。」兩個人手牽手的走進一間精緻的小會客室，先談談家常閑話，赫夫人就提起姜小姐和喬奇訂婚的事，並且說：「喬奇現在差不多已經成了我們一家的人了。他這麼高的時候，我已經認識他，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達維也很喜歡你們兩個人。哈哈！這真是極巧的事。」姜小姐臉上微微發紅，低聲笑謝她的好意，隨後又說道：「達維這孩子實在是可愛，可是他今天爲什麼……？」赫夫人很不安的說：「怎麼樣？



他不聽教訓麼？」姜小姐說：「不是的。不過他是很憂愁，很不高興。」赫夫人嘆口氣道：「咳！論起這事我實在不願意叫你知道，達維也一定不願意我說給你聽的。」姜小姐說：「那就不必說罷。祇是我知道了也許於他有點益處。」赫夫人形狀非常愁悶，聲音低弱的說道：「姜小姐，我真不信達維會做這樣的事。我且講給你聽。赫先生的姑母現在在我們家裏做客。她是一個年紀老的獨身女子，從不會有過孩子，所以不明白小孩子的性情。昨天下半天，達維在她的房裏玩，偶然見她的衣櫥角上放着一枚值五角錢的銀幣，就問她說：『這是作甚麼用的？』她說：『若是她在這屋裏的時候，見達維一直沒有做錯什麼，等她回去的那天，就把這銀幣給達維。』不多一會，她下樓去拿一本雜誌，就讓達維獨自在她房裏。等她再上去的時候，達維已經走了，當時她也沒理會他。這天下半天，她就沒有再離開過她的房間。直到後來她更換晚餐衣服，纔看見那銀幣已不在櫥角上了。」說到這裏，她

就頓住了不再往下說。姜小姐急道：「那一定不是達維。」夫人道：「當時我就叫了達維來問他，他已是嚇得臉色變成青白，祇能說：『媽媽，我不知道，我沒有拿。』因此姑母就大大的生氣，說道：『這就是他偷了東西的證據。他以為這銀幣遲早總是他的，就先拿了去也不妨。沒有知道這是極不應該的。』姜小姐很感動的說道：『可憐的孩子，夫人，你總該信他不會做這事的罷？』夫人道：「起初我也是這樣想。可是到他睡了之後，我在他手巾裏找到這銀幣。」姜小姐跳起來道：「那一定不是偷的，或者是他父親給他的。」夫人搖搖頭道：「我也問過他這銀幣的來歷，他只是不肯說，並且樣子很是侷促不安。所以我罰他不許到范夫人那裏去，除非能說出這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姜小姐就別了赫夫人，慢慢地走回家去；臉上一陣陣的發熱，眼睛裏幾乎掉下淚來，嘴裏不住的說：「可憐的達維，可憐的孩子，我一定要爲他調查明白這件事的。」

究竟。」這樣昏昏沉沉的不覺已將近自己家裏，忽然間有一隻手撫着他的肩背道：「我的愛人，有什麼事使你不高興？」她回頭一看，見正是喬奇，就把頭靠在他的肩

上說：「喬奇，今天是真大不幸的日子。但是我們暫時且不說這些，讓我先去看看你的園子，現在是怎麼樣了。我最喜歡這春天的景緻。」喬奇說：「很好。我的園子已經整理得頗有可觀，因為有一個小園丁幫我的忙。」姜小姐把手插入衣袋內自言自語的說道：「小園丁！小園丁！」

喬奇說：「是的，他是一個很好的小園丁。有一天我正在園裏拔草，他走來對我說：『喬奇叔叔，你可要雇我做你的幫手？』你可明白他問這話的用意麼？」姜小姐很性急的說：「快講下去。」喬奇微笑說：「原來他要得點工錢，買一樣東西在他母親生日的那天送給她。他叮囑我千萬不要說出來，那就可以使他母親格外歡喜。」姜小姐眼睛睜得很大，用力握住喬奇的手說：「你可曾給他錢？給他多少？」

喬奇道：「他作工很勤力，所以前天

晚上我給了他一個值五角錢的銀幣……」姜小姐不問情由，拉着喬奇道：「快去，快去看赫夫人。」兩個人就急急的轉過身來，向着赫夫人家走去。在路上姜小姐把達維的事說給喬奇聽。喬奇極口稱讚道：「好有志氣，有決性的孩子。」他們到了門口，也不按鈴，一直撞到書房裏。赫先生和他夫人正在讀晚報，見他們兩人進來，很奇怪的說：「咦！喬奇和姜小姐，一起來麼？」姜小姐氣喘吁吁的說道：「夫人，是喬奇給他的。因為他幫助了喬奇，喬奇纔給他的。他要買一件壽禮送給你的。」夫人臉上忽然現出一種不可描摹的神氣，說道：「可憐的孩子。」這時扶梯上一陣脚步聲響，一個尖銳的小聲音呼道：「媽媽，我都聽見了，我要看看他們。」夫人說：「你可以進來。」孩子就拖了長大的寢衣，跳了進來。夫人抱他在膝上道：「我的孩子，寬恕你的母親。」達維說：「媽媽，這件事我不要你預先知道，纔可以使你出乎意外的歡喜。」夫人道：「很好，我一定要出乎意外的歡喜。因為我可以立刻

把這件事忘了，完全忘了。」

這時書房門閉然推開，一個又瘦又長穿黑衣服的

婦人站在門口說道：「請你們原諒，我沒有知道這裏有

客。愛妮，那銀幣已經找到了，是在櫥抽屜內，大約是我穿

衣服的時候帶下去的。」這時大家沒有聲音，只有達維

摸着他娘的臉說：「這遭我可能到范夫人家去了？」

——完——

## 圖盒瑣話

張綏圖

### ▲龜卜

相傳吳三桂起兵時。取大地圖一幅置案上。放一龜於圖中。焚香祝天曰。吾有天下土地若干。此龜當爬至何處。歷一晝夜。視龜僅盤旋於湖南北間。三桂怒。命去之。乃舉兵雲南。歷數十年。終未能出兩湖一步。

### ▲學使傳題

黃漱蘭學政督學江蘇泰邑時。監試尤嚴。每士子入場。黃輒先至。往來蹀躞以監視焉。有役受賂以傳題者。技無所施。因思得一法。寫題於紙。黏黃馬褂背上以示之。黃未知。往來監視自若也。士子見之。無不匿笑。皆以黃爲傳題云。

# 關稅會議

行將開幕之關稅會議已早引起國人之注意而稅制稅則之前因後果尤爲吾人所不可不加研究者下列各書足資參證

## 中國關稅制度論 一册 一元

李達譯 關稅問題爲財政上之中心問題，而我國關稅制度，尤爲複雜。本書詳述其沿革內容特質及其影響，對於將來之海關制度，討論尤詳。

## 中國關稅問題 一册 一角

馬寅初著 本書首述吾國海關稅則之根據，與進出口稅則之缺點。次論修改稅則之困難，及關稅與整理公債基金之關係。最後對於「二·五附加稅」「裁釐加稅」兩問題詳加討論。留心關稅問題者，不可不讀。

## 中國釐金問題 一册 三角半

王振先編 本書搜集各種檔案文件，凡關於釐金之弊竇，以及裁撤後如何整頓稅源抵補收入等重要問題，無不綱舉目張，詳細說明；不獨供理財家之考證，亦且爲留心時事者所必讀。

## 今世中國貿易通志 一册 二元半

陳重民編 本書以統計爲基礎，敘述對外貿易之情形，計分三編：(一)對外貿易之大勢(二)出口貨物(三)進口貨物。內容力求實際，尙不空論。讀者得此，於我國對外貿易之消長，及各國對華貿易之概況，瞭如指掌。

商務印書館出版

"Ica"

The Best Brand  
in Camera Selection



伊卡鏡箱有  
雙鏡頭單鏡  
頭等頭單鏡  
片多可軟  
片硬片可以  
兼用



附屬用品  
一應齊備



德國  
伊卡照相機



鏡頭精確  
機件靈活  
製造完固  
製法簡易



攝影樂均  
家之用

贈奉錄目品用相照有印

自來水筆  
派克  
活動鉛筆

為筆中之

最高貴者



另有自來水筆

活動鉛筆合

裝錦盒送

禮最宜

價單承  
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 獨家經理

# 歐戰實地偵探錄（六續）

向隅

## 第四篇 騙酒的賊

下

在這五輛酒車運出的那天。我再趕到巴黎。在一家旅館中住下。在我行抵巴黎的第二天。列區特來告訴我。說五輛酒車。已經運到蘇西。已駛上支道。預備脫卸了。當下我便吩咐列區。叫他和那兩人都躲藏在那支道的四面。監視着那五輛酒車。等戈登前來卸酒時。便可一齊跳出。把他捉住。我有這吩咐。自然是以爲戈登定必親往卸酒。不料又竟不然。使得我們非常失望。原來在第三天上。戈登並未親往。祇有一輛法國的摩托貨車。駛到那酒車旁。車夫親自動手。把酒車上的酒。搬上他的貨車。列區以爲重

在捉住騙賊的首領。這車夫不過是僱來的。捉他無益。又以爲戈登此刻未來。稍緩一下。諒必趕到。便在背地裏望着這車夫搬酒。並不出來捉他。自管等候戈登。誰知戈登始終不會來。那時候。法國因爲汽油缺乏。不許行駛摩托貨車。所以我們總以爲那騙賊來卸貨時。不會用摩托貨車。不過用馬車便了。因爲這一層。我們便未曾準備車輛。供給臨時的使用。這雖是我們的一種失着。但若果如我們所料。那騙賊用馬車來卸酒。馬車行得既慢。車上再裝着那許多酒。行得自然很慢。我們在後追趕。當然可以追着啊。再說那三個人了。伏在背地裏。眼睜睜的盼望戈登來。那個車夫。却已把酒車上的酒。全數搬上了他的摩托

貨車。開動摩托。疾馳而去。列區、萊列和季辣克來不及打電話給我。請求援助。便放開大步。緊緊的在後面追趕。

他們三人各自仗着兩條腿。去追趕那輛摩托貨車。自然是追不上的。剛巧有一個住在蘇西附近的法人。騎着腳踏車。從那條路上行來。他們情急智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把這法人推倒。搶過他的腳踏車。列區跨將上去。連連的踏了幾下。飛也似的跟着那摩托貨車行去了。萊列和季辣克忙把這法人從地上扶起。先向他道了歉。並向他購買這輛腳踏車。他起初不肯答應。後來他們用鎗威嚇他。他這纔說出腳踏車的代價。他們當即付給他。另外又給他一張一百佛郎的鈔票。叫他在外人面前。切莫提起這一回事。隨即把他放走了。

列區雖騎着腳踏車。前去追趕。但距離那輛摩托貨車。已有多遠。幸虧他踏車的本領高明。追了不多一會。已接近了許多。却也不驚動前面。祇在後面尾隨着。一直追到了巴黎城裏。那摩托貨車一連轉了幾個灣。到了一個很荒

涼的所在。隨即駛到一座貨棧前。方纔停住。那車夫再把車上的酒。搬到貨棧中去。列區趕忙把這番情形。報告給我。我立刻再派出兩人。前去監守着那貨棧。有無甚麼動靜。但一連過了一個星期。一些結果也沒有。

我們想戈登定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惡賊。和狐狸一般。他的巢穴中。定有兩條進出的路。我們監守着這一條。他或許竟很自由的。從那一條進出。那末我們自然瞧他不見了。我們用監視的方法。既不能把他捉住。祇得設法到他的巢穴中。捉拿他了。於是我們便想派出兩個人。設法混入那貨棧裏面。祇是這兩個人縱能混了進去。我們也必須巴黎的偵探從旁幫助。再則戈登的黨人。必然衆多。散佈在四下裏。刺探消息。單單仗着我們的力量。恐怕不能够完全瞞過他們。而得到圓滿的成功。因為這一層。我便先去謁見法國偵探處處長。把這樁事的經過情形。一一的告訴給他。請他幫助。他聽了我的話。滿口答應。說是定當竭力幫助。我們又通盤的計議了一回。便決定派出一

人會同一個法偵探。去偵查那貨棧中的情況。這法偵探名叫羅賓。我們派出的這人名叫格辣漢。他們二人都是十分能幹。是偵探界中傑出的人才。羅賓在法國偵探界中。着實有聲名。簡直沒有一人不曉得他的。格辣漢自從投入偵探界後。也曾破獲過好幾樁重要的案件。聲名也很不小。而且他曾在法國。住過好幾年。法語說得很純熟。很容易冒充爲法人的。他們二人。奉到命令後。便積極進行。有意去到那下流社會中。想查出戈登的黨人。好和他們聯絡起來。向他們打聽消息。這種進行的步驟。原不算錯。但一連過了二個星期。他們兩人都沒有報告到來。我心中非常的煩悶。再去會那法國偵探處處長。講到這位處長的形狀。和他所幹的事業。很不相類。若非本來認識他的人。倘在街上瞧見了他。再也不會疑心他是一個最可怕的人物。因爲他生得身材矮短。又很瘦削。頭髮是鐵灰色。鬍鬚却是黑色。穿的衣服。也很不講究。走路時。手裏都得執着一根小拐杖。隨着他的步武。不住的搖蕩着。

那種神情。絕不像負有探微索隱的本領的。可是他的眼睛。是烏黑色。光彩非常充足。從那半閣的眼簾中。灼灼的射將出來。他走在街上時。不論有甚麼事物。倘經過他的眼前。他沒有偶然疎忽過去的。我見了他的面。便和他討論辦法。討論了一會。斷定羅賓和格辣漢所以沒有報告回來。當中必有重大的原因。也許他們遭了甚麼不幸之事。因此我們便又派出好幾個人。內中有法國的偵探。也有我們處中的人。同往那下流社會中。偵查他們二人的命運。後來這好幾個人。都陸續的回來了。說是雖竭力偵查他們二人的踪跡。但始終偵查不出。這樣看來。他們二人。已完全失踪了。那法處長和我。都非常的憂急。決定親自出馬。也許能夠查出他們二人的所在。法處長對於巴黎地方上的情形。當然十分熟悉。便是那些祕密的。下流場所。他也完全曉得。他便做個嚮導。領着我到各處去偵查。同時他又派出幾個偵探。在暗地裏保護着我們。以防不測。我們倆周遊各處的情形。因爲很是複雜。對於本間



題。又沒有正式的關係。不必一一的記出來。單說這一天的深夜。我們到了一個場所。這場所要算是最最卑劣醜陋的了。我們走了進去。便在屋後的一張小桌旁坐下。定睛瞧着那許多下流分子。法處長一壁講述好些暗殺案和盜劫案。講給我聽。這些案件。都是發生在這個場所的。過了一會。我見從外面走進四個人來。原來正是法處長派出保護我們的。他們走了進來。自然裝做不認識我們。祇和我們打了一個照面。便在我們旁邊的桌前。一齊坐下。接着門又開了。又有一人走了進來。我瞧這人的形狀。和納非所述的那戈登的模樣。正是相同。這人諒必正是戈登了。我這一喜歡。真是非同小可。幾乎忍不住的。要歡呼出來。大眾見了他。都和他招呼。他和他們。當然都是熟人了。隨即我並聽見大眾稱呼他做首領。便低低的對法處長說。這個號稱首領的人。大概正是那個驅酒的賊徒。我以為我們現在偵查的目的。是羅賓和格辣漢的下落。便主張這一回對於這個賊徒。不必有何種舉動。等查明

了那二人的蹤跡。然後再作計較。但法處長很不以我這話為然。說道。我們那二人奉命派出。原是為着偵查戈登的黨徒。如今既已不知去向。當然是誤入戈登的掌握之中。據我看來。我預備再派兩個人。暗中尾隨着戈登。等到尾隨到他的家裏。曉得了實在的地址。我們便去捉拿他。把他捉住後。便不愁不能曉得那二人的實在了。我聽了他這番話。覺得很有理由。自然極表贊同。當時我並不會瞧見法處長發下命令。吩咐那四個人當中。派出二人。尾隨着戈登。可是他已用很巧妙很秘密的方法。發下了命令。因為後來我們回到法處長的辦公處。那二人已來報告。說是已查明戈登的住處了。法處長聽了他們的報告後。一些不耽擱。立刻率領幾個人。和我一同跳上他的汽車。趕往戈登的住處去。到了那裏。先把那所房屋。團團的圍住。處長和我。再擁到屋中。那個自稱叫做戈登的人。尙不會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已把他捉住。上了鐐拷。押回法處長的辦公處。我們便向他查問那二人的所在。

但他絕不承認會聽見那二人。又否認曉得那筆酒的意思。法處長見他不肯說出。便把他領到一個私室中。這私室中。放着種種的刑具。法處長並對他說。若再不說出實話。就要把他當做這些刑具的試驗品。那時候。不怕他不說出來。他仍道。那二人的所在。和那筆酒的生意。我委實一些不曉得。你們縱叫我受刑。必也是徒然無益的。法處長見他竟這樣倔強。便吩咐動手。把他的兩隻大拇指。上了一種小的刑具。我站在一旁。瞧那情形。諒他必然非常痛楚。可是他仍不肯說出。法處長再吩咐鬆開他的大拇指。另用別種刑具。逼他說出實話。當下抬過伸肢刑架。把他縛在架上。再慢慢的把羅旋收緊。他的四肢。起初不過伸張着。後來四肢中的骨格。幾乎要碎裂了。渾身都冒出一粒粒的汗珠。這樣過了一會。他畢竟熬刑不住。要求鬆刑。情願把關於這案的情形。和那二人的所在。一齊招供出來。法處長這纔吩咐鬆刑。又吩咐端一張椅子。放在這慘怖的伸肢刑架之旁。命他坐下。並對他說若不原原本

本的說出。立刻再把他縛到架上。戈登到了這時候。怎敢再違拗。便先說出我們那二人的事情。他說道。有一天晚間。我在那家咖啡店中。瞧見有兩個面目陌生的人。當我瞧見他們時。他們去到那裏。已有好多時候。用錢很是豪爽。我手下的黨徒。有好幾個人。竟受了他的誘惑。便替他們向我介紹。他們對我說。他們因在哈佛爾幹下好幾樁劫案。警察搜緝嚴密。不能在那裏容身。便逃到了這裏。在這幾個星期中。我本想在巴黎城裏。召集一個很大的黨會。多做幾樁案件。當下我見他們很是中式。便叫他們加入我的黨中。並告訴他們。為表示他們的本領起見。要他們先去搶劫一家人家。這人家正是我計劃之中的。他們聽了。滿口答應。神情很是懇切。我便派了一個手下的黨徒。隨着他們。前去動手。後來他們竟然得手。一切手續。都很老練。那個黨徒。回來報告我。說他們不愧是老手。於是我便歡迎他們入黨。承認他們是我的黨徒。並充分的信任他們。叫他們住在那貨棧中。那貨棧中。原是我們祕

密集會的所在。在那二層樓上。我並佈置了一間房。作為臥室。在他們加入我的黨幾天之後。羅賓因幹下一樁非常大胆的竊案。生怕被警察們捉住。便躲藏在那貨棧中的一個秘密地窖中。不敢出來。那地窖中。很是潮溼。他躲在那裏。不多時候。便染患疾病了。因為病勢很劇烈。我便派了一人。隨時的看護着他。有一天夜裏。我已經上床睡覺了。忽有一個黨徒。慌慌張張的。前來喊醒我。說是黨徒們立刻等我。到那地窖中去。我知道必有事故。也不暇細問這黨徒。便趕往那地窖中去。到了那裏。見那些黨徒們正竊竊私議。我先瞧羅賓的病勢。比較前幾夜。分明格外劇烈了。在喃喃的嚶語之中。並說出他的真姓名。和他的真實的任務。他並曾告訴那些黨徒們。說和他同來的那個格辣漢。正是美軍偵探處的人物。那些黨徒們聽了他這話。自然曉得當中定有蹊蹺。便慢慢的盤問他。他於是便把所有的真情。一齊說將出來。那些黨徒們。本想把羅賓殺死。却被我連忙攔住。我說且慢殺他。把他留做證

據。等格辣漢回來。好審問格辣漢。使格辣漢無可抵賴。這時候。格辣漢正出外行劫去了。後來格辣漢回來了。正把他行劫的情形。報告給我們。我們出其不意。把他捉住。再把他捆上。他委實是一個非常冷峻的人。我們審問他時。他也不辯論甚麼。祇連連的冷笑。把我們喚做一羣的愚夫。我們見他不說。便把他領到那地窖中。當把他領往時。我們塞住他的嘴。防他向羅賓打招呼。我們把他領到地窖中後。再盤問羅賓。羅賓迷迷糊糊的。把先前對我的黨徒說的那番話。又說了一遍。戈登說到這裏。略為頓了一頓。接着再道。我們既已曉得他們二人。投入我的黨中。實在是偵探我黨中的情形。那末他們當然是我們的仇人。當然不能輕輕的饒過。當下我便和黨徒們。商量處治他們的方法。黨徒們都以爲他們的罪名。委實重大。當即全體通過。判決他們死刑。我們黨中有一種規定。凡是奸細和叛黨。判處死刑時。都是在他的膀臂上。割破一根血管。旁邊有人監視着。不許他轉動。讓他慢慢的血流乾了而

死。羅賓和格辣漢既已判決死刑，當然也用這方法處治。我的黨徒們，本要立刻動手，但被我攔阻住。我說羅賓現在病得糊裏糊塗，給他在這糊塗的狀況中死了，未免太便宜了他。不如暫緩執行，等他病好了再動手。現在就叫格辣漢服侍他。我所以有這提議，在你們看來，必然以為我太殘酷了。實則我的用意，是想展緩執行的時間，好設法把你們的二人悄悄的放走。黨徒們聽了我這話，是否疑心我，我不曉得。但後來總有一個黨徒，日夜的站在監禁你們二人的室前，一步不離開。這一來，無論是誰，雖想搭救他們二人，竟很無下手的機會。因為那個監視着的黨徒，祇須曉得外面有人進來，搭救他們，他便可立刻把他們殺死。再把他們的屍身，拋入陰溝中，他也從陰溝中逃走。外面的人，再也來不及搶救的。這是由於地勢上的關係。原來通到那地窖的進出路，祇有一道，須從那貨棧隔壁的屋中走過來。更須有確定的暗號，否則你們若用武力衝打進去，恐怕第一道門尚未衝開，裏面的人，早已

曉得，早已把那二人殺死了。那末怎樣纔能夠安然進去呢？你們可先走到辣特路二十號房屋的門前，用手在門上，很快的敲三下。門裏倘也有快敲兩下的聲響，那便是給你們的回應。你們再在門上很快的敲三下，那門必然拉開一些。你們趕快說出口號。口號是「蒙萊爾」一個字。你們說出這個字後，包管就有一個婦人，把你們領進去。領到一間屋中，從這間屋，再走到一間廚房裏，然後向左邊轉灣，走下一條地道，隨即再向右轉，便到了那地道的末端了。這當兒，你們必然聽見一道門，推開門，門裏是一條甬道。走過這甬道，又有一道門，你們在這道門上，必須連敲兩下。聽見裏面也有連敲兩下的回應，再敲二下，見門開了，再說出口號。這口號和那一個不同，是「括佩克」一字。你們走進去時，倘不照我所說的方法，你們必然失敗。因為最初領你們進去的那個婦人，是一直跟隨在你們的後面，倘瞧見你們有一些可疑的形跡，伊便揪按電鈴。這電鈴是通到那地窖中的，地窖中的黨徒，一聽鈴聲，

必有一人立時衝出。把你們察看一番。再遞個暗號。給地窖中的黨徒。他們定必殺死你們那二人。從陰溝中逃走。真正的凶手。你們決然捉不住的。戈登這一番供詞。雖似乎說得有頭有尾。入情入理。但我們不敢相信他。生怕他是有意這樣說。引誘我們墮入他的陷阱。我們斟酌了一會。決定派一個人冒充戈登。前往賊巢中去。偵查一番。祇是這人必須和戈登有幾分相像。再加入化裝。方能蒙混得過去。於是我們在駐紮巴黎。美軍的大本營中。仔細挑選這人。居然選着一人。身體的高矮肥瘦。都和戈登相同。法國偵探處處長。又派來一個精於化裝術的技師。幫着我們替這人化裝。當下我們便領着這人和化裝技師。一同到監獄中去。叫這人和戈登比肩站着。這化裝技師瞧着戈登的面貌。改造這人的面目。改造之後。兩下裏果然很是相像。站在一起。簡直分不出誰是真正的戈登。誰是假扮的戈登。平常化裝的手續。不過是穿上一套同樣的衣服。鬚鬚幾天不薙。戴一副顏色的眼鏡。把帽子戴得很

低。把面部遮住罷了。可是這一次的化裝。却不僅僅乎這樣。再用石膏塗在這人的臉上。然後再染上顏色。所以能和真戈登一般無二。一些破綻瞧不出。各事準備妥當後。天色已經黑了。法國偵探處處長。又和我們同行。一直到那辣特路二十號的房屋前。我們依照着戈登所說。敲了門。說了口號。那道門果然開了。我們擁將進去。不容那婦人遞出警號。已把伊捉住。捆上伊的手脚。再塞住伊的嘴。扛着伊。走入那地道。我們計劃的第一步。至此已告成功了。等走到地道的盡端。便向右轉灣。果見前面有一道門。和戈登所說的一些不錯。推開了這道門。見裏面是一條陰森可怕的甬道。一些光亮也沒有。而且很是窄狹。我們要走進去。必須排成單行。魚貫而行。祇是誰首先走進去呢。大家都搶着先走。各人都說應該他在前面走。後來法偵探處處長。說是犯罪的騙賊。正是法人。那末他應該有優先權。在前領路。他這話說得很有理由。我們便依從了他。他便第一個走了進去。那個化裝的人。緊跟在他的身

後。我再跟在這人的後面。這條甬道不祇是狹窄，且很低矮。並有一陣陣的霧蒸氣直撲鼻孔。我們朝前走時，都走的很慢。我並暗想不知能否再走出這甬道。還是便死在這甬道的前面。委實沒有一些把握。我們走了一會，居然已走完這甬道。又走到一道門前。我們站在這門前，仔細聽了一會。聽見門裏有講話的聲音。便準備衝打進去。各人都拔出手鎗。扳開保險機。本來這是我們計劃中最最危險的關節啊。這時候，那個化裝爲戈登的人，走上前去。在門上敲了兩下。聽見裏面果有應聲。再連敲了兩下。門裏有一個重濁的聲音。問道：敲門的是誰呀？我們領着這化裝的人前來。不過要他做個傀儡，不敢讓他講話。露出了馬脚。當下法偵探處長搶先應道：『夸佩克』。那聲音又道：對的。稍等一等。我來開門。我們隨即聽見拔去門門和門上鐵練的聲音。又聽見門慢慢的開了。我們仍讓這化裝的人在前三人一同跨進門去。見裏面是一間房。房裏共有五個黨徒。三個坐在一張桌前。一個站在別一道

門旁。再有一個，便是替我們開門的。法處長剛正跨到房裏。我們尚未及講話。有一個黨徒已辨出法處長，便高聲道：偵探。他喊這話時，脚下已向對面的那道門奔去。其餘的黨徒也都拔出手鎗，開始轟擊。但我們的手鎗早已端整好。一些不覺驚慌，立刻開放了三鎗。那個奔向那門前的黨徒，身體幌了兩幌，臉上並露出驚駭痛楚的神情。隨即便倒在地上。我們接着又放了幾鎗。每放一鎗，總有一個黨徒應聲倒地。於是這一場戰事，便平淡無奇的結束了。等到鎗煙消散後，已有四個黨徒死在地上。那第五個，也已把手高高的舉起，表示降伏的意思。我們當即盤問他。他說我們的二人正在對面的那道門裏面。我們便吩咐這個化裝的人，監守着這個黨徒。法處長走過去，推開那道門。他和我二人跨進這道門。又是一條甬道。走過了這條甬道。再是一道門。門上並未落鎖。我們一推便開。走進去。是一間小房。我們那二人果然正在這房裏。羅賓仍很衰弱，躺在一張榻上。身上蓋着些污穢的麻袋和破

布。格辣漢也是滿身污穢。鬚鬚長得很長。正坐在榻沿上。後來據他們說。他們已經不作生還之想。聽見外面的鎗聲。以爲是黨徒互鬪呢。當我們走進來時。格辣漢身體搖搖的站將起來。歡呼道。你不正是少佐嗎。他說了這話。便倒身在我的懷中。昏暈過去了。

如今第一樁緊要的事。便是把這兩個病人。趕快搬出這地窖。送到一個妥當的地方。好好的診治。祇是羅賓騎着的這睡榻。很是闊大。必不能走過那窄狹的甬道。於是法處長便把他抱起。放在我的背上。由我背他出去。身上背着一個病人。走過那窄狹的甬道。原是一樁很爲難的。但我努力進行。竟然走過。把他先安放在我們首先走進的那所屋中。這當兒。那個化裝的人。也已把那個黨徒。押到這裏。我便把羅賓也交代他看守着。再回轉去。把格辣漢接出來。格辣漢也已十分衰弱。不能步行。我祇得再背着他出來。然後僱了一輛汽車。把他們二人。送到醫院中去診治。他們雖受了那番虐待。病勢很是沈重。但後來竟然

都復元了。法處長和我。把他們二人交給醫生後。復行回到賊巢中來。我們所以回來。有兩個原因。一是要在賊巢中。搜查一番。搜出些證據來。使得戈登和他的黨徒。無可狡賴。一是要查明和那五個黨徒用鎗互轟時。我們怎會毫末受傷。查看之後。見我們站腳處的牆壁上。離開我們的頭。大約有十二寸或十五寸的所在。有有些彈傷。這纔明白他們是受驚過度。鎗彈射得過高了。我們在那張桌子的抽屜中。尋出好些信件等等。和賊黨的行動。都是有關係的。我們看了一遍後。法處長很愉快的說道。祇須根據這些信件等。我們已足可把他們全黨的黨徒。一齊送往監獄中去了。我們又在了一本帳簿上。查出他們屢次搶劫的所在。每次動手搶劫的人名。和搶劫到手的數目。我們又尋出一張目錄單。是他們預備前往搶劫的地方。再有一張單子。是買他們的酒的咖啡館主的姓名。隨即再在一隻鐵箱中。尋出許多正式的信封信紙。和一顆印信。都是屬於美國陸軍部的。

後來格辣漢病已漸愈。已能够講話。我們便到醫院中去會他。問他經過的情形。他便一一的告訴給我們。和戈登先前供述的。大致相同。這當兒。除掉那已被我們擊死的四個黨徒。當場捉住的一個。以及戈登早已下獄外。我們又捉住了好幾個。審問之後。戈登正是他們的首領。我們接着再向戈登追問他騙酒的前後情形。他說最初他是混到巴黎的美軍軍需總處中。充當一名書記。便在私下裏。偷了些信封信紙。空白的命令。又私造了一個印信。有了這些物件。拿去騙酒。當然是很容易的。人家當然很相信的。他又說他這計劃的最危險的部分。便是去到美軍的軍需探辦員那裏。叫那小納菲在門外等着的那二十

分鐘。他說道。我原曉得這是非常危險的。去到那裏時。萬一竟被那裏的人識破了。自必把我當做偵探。捉去鎗斃。幸而不曾被他們識破。納菲便深信我不疑。於是我的計劃。便完全成功了。他再說第一批酒運到之後。他便重行裝瓶。賣與巴黎城中那些下等的咖啡館。不上幾天。已賣得乾乾淨淨。第二批酒運到了。尙未及裝瓶。案便破獲了。我們再查問他的身世。他說戈登實在是他的真姓。他是蒙特里爾的人氏。因在美軍軍需總處。偷了那些物件。不敢回家去。見他的朋友。便在巴黎城裏。召集了許多黨徒。幹這騙酒的生意了。

(未完)





後來格辣漢病已漸愈。已能够講話。我們便到醫院中去會他。問他經過的情形。他便一一的告訴給我們。和戈登先前供述的。大致相同。這當兒。除掉那已被我們擊死的四個黨徒。當場捉住的一個。以及戈登早已下獄外。我們又捉住了好幾個。審問之後。戈登正是他們的首領。我們接着再向戈登追問他騙酒的前後情形。他說最初他是混到巴黎的美軍軍需總處中。充當一名書記。便在私下裏。偷了些信封信紙。空白的命令。又私造了一個印信。有了這些物件。拿去騙酒。當然是很容易的。人家當然很相信的。他又說他這計劃的最危險的部分。便是去到美軍的軍需採辦員那裏。叫那小納菲在門外等着的那二十

分鐘。他說道。我原曉得這是非常危險的。去到那裏時。萬一竟被那裏的人識破了。自必把我當做偵探。捉去鎗斃。幸而不會被他們識破。納菲便深信我不疑。於是我的計劃。便完全成功了。他再說第一批酒運到之後。他便重行裝瓶。賣與巴黎城中那些下等的咖啡館。不上幾天。已賣得乾乾淨淨。第二批酒運到了。尙未及裝瓶。案便破獲了。我們再查問他的身世。他說戈登實在是他的真姓。他是蒙特里爾的人氏。因在美軍軍需總處。偷了那些物件。不敢回家去。見他的朋友。便在巴黎城裏。召集了許多黨徒。幹這騙酒的生意了。

(未完)



# 她是花魂

## 曲折欄杆圖

捧	着	許	會	遇	她	憶	及	她	花	魂	他
她	裏	多	機	一	見	常	後	未	是	送	自
裏	圓	花	個	在	在	時	去	去	她	從	從
行	越	慢	一	面	面	眼	以	以	是	中	中
越	來	地	了	前	前	個	前	前	便	人	人
她	來	行	得	他	他	趣	的	的	我	她	她
			端	無	夜	一	樂	樂		道	道
				是	是	好	過	她	瞧	了	一
				了	是	了	又	呢	着	纔	會
				叫	不	奇	了	這	笑	他	他
				嗎	住	了	了	時	家	部	份
				好	嗎	前	面	她	大	住	被
				花	看	面	他	果	住	掩	蘭
				看		他		真	掩	花	

# 震池

他自從送他回去後，時常憶及未去以前的樂趣。

一夜，他無端得了一個機會，遇見她在一個小花園裏。

她捧着許多花慢慢地行來。

她越行越慢，到了他面前，他禁不住叫

了一聲「蘭妹！」

她把花擲給他。

「蘭妹！謝……」——他醒了，但還說着：「……謝你……」

「你醒了嗎？……看花好嗎？……你的一個我，是不是好過她呢？」——這時她果真在他面前了；她的大部份被蘭花掩住。

大家笑着瞧了一會，他才笑道：「這又奇了！好好一個你，眼前却是夢中人！」

她道：「我便是花，她是花魂！」



## 三度碼頭上

月 侶



一

林月如女士同謝博文君。相識了雖然沒有多少時候。但是兩人愛情的熱度。却已很高很高的了。況且他倆是同

在一校肄業的。所以一有空閒時候。便坐在一塊兒談個不了。許多同學那個不說他們是一對未來的天然佳偶呢。

光陰真快。他倆一同在愛河中游泳。不覺已是二年了。他倆的畢業期也到了。暑期後。博文預備出洋留學。林月如

却因爲困於經濟。不能偕行。這也未免是一件恨事。兩個人因爲別期在即。心裏的痛苦。自不必說。幸而兩家都是住在上海的。所以就你往我來。趁早多敘幾次。以補別後的不足。

博文出發的日子到了。月如在這天。一早就起身。匆匆地梳洗了。早膳也等不及。就雇車奔到碼頭上。見博文已先在那裏。兩人相見了。祇是緊緊的握了手。四隻滿含着辛酸眼淚的眼睛。相對着呆呆地望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歇了許多時候。博文方淒然的說道。月妹。我去了。我去了

之後。您也不必過於悲傷。過於想念我。總以保重自己身體要緊。月如也嗚咽着答道。您是灌溉我枯燥心田之甘露。照耀我黑暗腦海的明星。你去了之後。叫我還那裏去尋快樂安慰呢。說着那兩眶子的熱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落下來了。博文連忙拿手帕替伊拭了。很溫柔的安慰伊道。你不要這樣過分的悲傷。橫豎光陰過得很快。轉眼三年過去了。我回來的時候。又可以在這碼頭上相見。至於別後景况。大家可以多通音信。也等於一堂相晤時了。這時候那無情的汽笛。已在那裏一聲聲的催人了。博文又去和別的送客寒暄了一會。就免強別了月如下船。月如這時已淚眼模糊。話也說不出了。直到那輪船開得快看不見了。才一個人快快而回。

一一

月如自博文去後。就有伊的一個女友介紹在上海一個女中學裏擔任教務。有事的時候。不去說他。一到了課畢。

尤其是夜深的時候。往往一切往事。一件一件的從腸角翻騰而出。相思滋味。可說是嘗遍十分。幸而那博文真是多情。每隔一星期左右。必有一封甘言蜜語的信寄來安慰伊那一顆已碎的芳心。月如也依次復去。從此把那國內外的綠衣使。都忙得不亦樂乎。

這樣的一天天過的。不覺一年多了。說也奇怪。博文來信。遠不如從前了。非但逐漸減少。而來信的內容。也簡簡單單的一望而知是敷衍了事。月如心裏雖不快。然而總以為他事情太忙了的緣故。所以抱着寧人負我。我不負人的宗旨。一封封的信。仍舊照常寄去。起初還有復信。到後來。竟如石沈大海。由你等得心焦。望得眼穿。總不見他隻字片紙寄來。月如這才着急悲傷起來了。

在次年的八月中旬。月如在一個同學處。得到一個消息。說博文在國慶日回國了。月如一想。他現在雖對我冷淡。但我總得仍舊親親熱熱的去歡迎他。或者他能够回念前情。仍歸舊好的。所以到了國慶那天。仍舊很高興的到

從前那個碼頭上。從早上直等到日中。那船方才入口。乘客皆改乘小輪起岸。在這個紛亂的當中。博文也登岸了。月如急趨向前。方欲招呼。忽見博文身旁還依附了個女郎。那種情態。使月如不覺倒退了幾步。然而一面還自慰道。或者是他同行的女伴。所以仍是不在意的走上前去。那知博文一見月如。不覺呆了一呆。很難堪的說林女士別來無恙。說着忽見博文家裏的僕人走來道。少爺在這裏了。太太等多在那裏等。又回頭指女郎道。這就是新少奶麼。博文至此。不覺面色慌張。偷偷地望了月如。月如見此情形。方才恍然大悟。這時的一個心裏。真好像被一顆猛烈的彈子。炸了一下。您想痛不痛呢。

### 三

夜已經很深了。那一灣的殘月。深深地躲在雲裏。把個大地弄得黑越越裏一些光明也沒有了。日間那個大碼頭上。總是汽笛鳴聲不絕耳的。而且常是人山人海。送客

的接客的鬧得不亦樂乎。到現在也變得死氣沈沈。寂無人聲了。只剩那幾隻大輪船。因為我是不怕風浪的。所以還停在那裏。但是也離岸很遠很遠的在江心裏。在這時候。忽然前面那條路上。隱隱約約的有個女郎。在黑暗中急急忙忙的走來。而且一面走。一面還在東張西望。好像恐怕人家看見的樣子。不多時伊已經走到碼頭上了。玉容慘淡。一望而知是個受了劇烈的悲哀的傷心人。只見伊把失神而且紅腫的眼睛。默默地注視着洶湧的江水。沈思了一會。不覺長嘆一聲。嗚嗚咽咽的哭了。哭到後來。真是不能成聲了。伊忽然走前幾步。縱身一躍。只聽得撲通一聲。伊已經帶了伊無限悲哀。一同沈下去了。這女郎是誰。不問而知是林月如了。伊已經明白了博文的真相。心裏覺這冷酷的無情的人世間。實不可片刻留。所以乘此更深人靜的時候。尋了個自盡。可憐伊那裏想得到伊的埋骨之所。會在這個碼頭上呢。

# 科學變色的花

靜 閑

這一種遊戲，不是假的，不是用過門的手術欺騙觀者的眼睛，是真的有這個事實的。

預備一個硬紙製的有底的圓筒子，方的圓的都可以，約有裝餅乾的罐頭大些纔可以。（這圓筒用

馬口鐵磁玻璃做的都可用）小酒杯一個，形如洋

火盒的木頭一塊，硫磺一小塊。深紅色的鮮花一朵。

另用硬紙一塊，剪成和一個平圓形和圓筒的底

直徑相等，上面剪幾個圓洞，把牠裝在圓筒的裏面，（圖A）

演的時候把硫磺放在酒杯裏面下面墊一塊小木頭，將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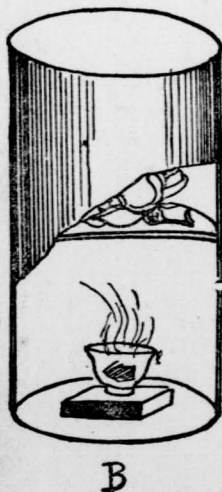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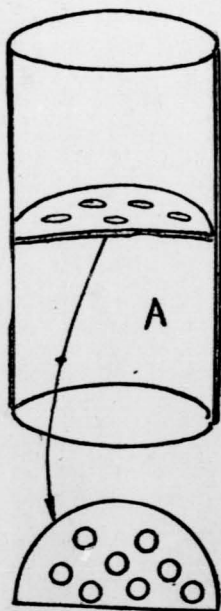
的花用水浸溼放在圓筒裏的硬紙板上，把硫磺點燃了，將放花

的圓筒罩在上面（圖B）十分鐘之後把圓筒開起，取出那一朵

花，已經變成白色了。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硫磺點燃的時候，生出一種氣體，名做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牠有漂白的能力，所以有這個現象。（按此法曾經他處揭載，惟不若此則詳明，且無圖說。閱者幸勿以轉錄之稿視之。）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硫磺點燃的時候，生出一種氣體，名做二氧化硫（sulphur dioxide），牠有漂白的能力，所以有這個現象。（按此法曾經他處揭載，惟不若此則詳明，且無圖說。閱者幸勿以轉錄之稿視之。）



B

# 她是誰

紫微

王小六兒是個極可憐殘廢的孩子。他已經活了十四年了。因為肢體受了殘病。不能發育。所以他還像七八歲的小孩似的。他的背駝得同老年人一樣。折斷而又長好的脊骨。把衣服的後襟。支得挺高。腿上還生着一個疽。又因沒人替他醫治。日子久了。便成了漏瘡。成年價流濃淌水。腥臭不堪。冬天還好過。惟有夏天。被那些金頭蒼蠅。擾得他日夜不安。無可奈何的時候。他只得從地下抓把土。把瘡口蓋上。便可抵禦他們的吮咋。痛癢亦稍為減輕些。但是要按醫學上說。這土是何等不乾淨。怎能接近瘡口。可是在小六兒看。這沙土便是無上的驅蠅妙藥。他這殘病

之軀。若生在富貴人家。不消說。一定是刀割兼用。醫藥並施。不曉得要化費多少銀錢。要多少人扶持。可憐他生在鄉村窮苦人家。衣食尙且不給。何況醫藥。並且他從小沒了父母。更有誰來憐恤。家裏雖有祖母。因為他是個殘廢無用的孩子。又髒又臭。那裏還看得上眼。拿他當癩狗般的看待。每頓飯只給他一塊高糧餅子。連碗稀粥亦沒有。睡覺亦不許他在土炕上。只給他一束草。放在屋裏牆角邊。無冬無夏。就在草上睡。白天他祖母還逼着他去拾柴火。可憐他自從生瘡以後。便不良於行。無奈沒有人容得他歇着。只得手足並用。禽獸似的行走。可是要論他的生

活。却亦不像人類。簡直是一隻沒人喜歡的小獺狗罷了。他每天爬着拾柴火。他又不能去砍樹枝。伐短木。只有在道邊上檢些草梗亂葉等類。他一壁爬着。一壁揀。如果拾得多了。他又不能背。又不能挑。怎樣拿法呢。虧他想到一個妙法。原來他用一根麻繩。一頭束在柴上。一頭繫在脚上。挪一步。自然柴亦跟着前進一步。這樣生活。小六兒挨了日久。便也不覺怎樣難過。每天從早上出來。猪狗般的滿處滾着。若在暖和些的天氣。他疲乏了。便在草堆裏睡。好在袋裏有他祖母給的一塊乾糧。所以他也不回家去吃飯。但是鄉鄰們看見他。都嘆息說他小小年紀。受這等苦罪。不知前生造了甚麼孽了。有的便說。並不是孩子自己造的孽。原是他父母造下的孽呀。

距此十年前。王小六兒原是個肥白可愛的嬰兒。不幸他的父親死了。母親很年輕。因為家境不好。婆婆待遇不良。便帶着孩子。住在娘家。他婆婆只圖少兩個人的吃喝。便也不問他娘兒兩個的生活。後來有人告訴她說。你媳婦

大概是不能守了。聽說已經尋妥人家了。她說是嗎。不顧臉面的東西。果真是那樣。教她把我家的孩子給我留下。我也不強教她守着。就煩你大婦婦給帶個信吧。又過了幾個月。小六兒的娘。抱着他回家來了。進門把他望他祖母面前一放。說。這是您家的孩子。交給您吧。說罷頭也不回。就往外走。她的婆婆出其不意。反沒甚話可說。半晌才喊道。你這樣就走嗎。狠心的人。她亦不答。一直走了。老婆子看看孫兒。不覺想起兒子來了。滴了不少眼淚。小六兒那時才四歲。剛學說話。便問他媽呢。祖母說。孩子你不要找她了。她不要你了。乖乖的跟着祖母吧。六兒似解不解的。半天看不見娘。便哭着找媽。他祖母只得哄他。不覺恨得罵幾聲死娼婦。從此小六兒便沒有那溫和慈愛的母親來撫慰他。飢寒飽暖。都不適宜。到晚間冷冰冰的自己睡在一邊。那裏有睡在母親懷裏。再經她用手輕輕拍着。那樣舒服呢。小孩子表示他的不滿意。惟有啼哭。日間還好。夜間更厲害。他祖母以先時常安慰他。後來厭煩了。便



不再理他。不好了。六兒的惡運到了。他忽然來了個叔叔。是外鄉回來的。是他祖母的次子。他才十八歲。性情却甚凶狠。他看小六兒一天哭哭啼啼的。便有些不耐煩。到了晚上。六兒照樣啼哭不住。鄉下窮人家。又沒有多少房間。因此吵得他睡不着。他恨極了。起來就打了六兒幾個巴掌。小六兒本是一肚子的委曲。又挨了打。嫩皮膚上。立刻覺得火刺刺的痛。便不顧死活的號起來。他叔叔亦發了性子。一手把他抓起來。開了房門。很命的一拋。只聽啞的聲。就不哭了。他母親瞞怨着她的兒子道。你作甚麼。下這般毒手。摔死了豈不是害了個性命。於是她出去。從牆角裏把六兒抱進房來。但他却乖乖的不作一聲。就着燈光一看。原來是沒有氣了。小臉兒青白。閉着雙眼。直挺挺的不動一動。究竟是祖母心軟。抱在懷裏。掐人中。提耳朵。叫了好一會。他才哇的一聲哭出來。這一聲哭。真是怨氣沖天。慘不忍聞。他祖母忙吓嚇他道。別哭了。再哭叔叔又要打你了。你不記得方才把你扔到院裏去了麼。六兒聽說。

彷彿想起方才叔叔的惡樣。便不敢大聲啼哭了。但是身上的痛苦難堪。怎能噤不作聲呢。不免委委曲曲。抽抽咽咽的暗泣。他叔叔不時的發出惡狗般的語調來禁止他。從這一夜。六兒便怕他叔叔如虎狼一般。可是從這夜到第二天。他便不能動轉。他祖母用手拉他起來。可憐他直着小喉嚨。鬼般的叫喊。他祖母也知道他是摔傷了甚麼地方。但外面又看不出來。只好由他睡着。好在他從此就不大敢哭叫了。他一直躺了一個月。才敢起動。可是他從此便成了拱腰的蝦兒。再亦直不起來了。一年年的過去。後脊骨漸漸突出一塊來。大家才知道他的脊骨摔折了。小孩子受了殘疾。血脈不流通。後來又在大腿上生個瘡。把一個好好的孩子。弄成了肢體拘攣。膿水淋漓。有一年夏天。六兒檢柴檢得乏了。躺在道邊上歇息。遠處忽然來了一個婦人。提着包兒。從他身旁經過。他以為是隣舍家的嬸嬸大媽呢。擡頭看時。却不認得。那婦人亦看了他兩眼。就走過去了。忽然停住脚步。又回來對小六兒

道。你這孩子有病嗎。怎麼在這裏躺着。他答道。我沒有病。我是個殘病身子。成年價就這樣子。她道。你家裏有甚麼人。怎不在家裏養着。跑到道邊上作甚麼。六兒望了望她。說道。我家裏只有祖母了。父親早已死亡。母親不知到那裏去了。婦人道。你今年幾歲了。他道。我嗎。我十四歲了。她。不覺提高了聲音說道。你叫甚麼名字。他道。我叫王小六兒啊。她的臉忽然苦起來。一刻後。她把小包放在他的面前道。這裏的東西給你吃了。吧。下地獄的孩子。說完。她急忙走去了。

王小六兒的隣舍李二嬸。提了一筐衣服。要到河邊去洗濯。遠遠看見一個女人走來。一邊走。不住用手在臉上抹擦。走近看時。才看出她原來一行走一行哭。心裏很奇怪。再看她的形狀。彷彿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來。彼此便走過去了。遠遠的望見王小六兒臥在草堆上。大吃大嚼的面

前白花花的還放着許多東西。因喚他道。六兒。吃甚麼呢。這般香啊。六兒聽說。從地上抓起一個蒸饅。兩個熟雞蛋。舉着送給她。很高興的說。二嬸嬸您趁熱亦吃一個。香噴噴的。真好吃啊。我從小長到如今。還沒吃過這樣新鮮的東西呢。王二嬸聽他說得可憐。心裏一陣很難過。忙說你吃吧。我不要啊。這是誰給你的呀。六兒搖頭說。我不知道。她道。這孩子愈長愈傻了。怎麼誰給你的東西都不知道。他指着大道說。就是方才走過去的那個奶奶給我的。我委實不認識她呀。王二嬸彷彿觸動了甚麼心事似的。很興奮的道。她嗎。那個穿新藍衫的女人嗎。可憐的孩子。你不認得她嗎。六兒搖頭道。我不認得。她是誰。二嬸你認識嗎。王二嬸此時眼裏水汪汪的道。孩子。你問她嗎。他便是你那狠心的娘啊。

# 高尚的遊戲用品！

##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益智圖	圖版全副	二角	六册二元
益智圖	千字八册	連史二元八毛透二元	
益智圖	節本	四册四角	
英文益智圖		三角	
七巧八分圖		六册八角	
圖版全副		一角	
彩加法盤		一角	
彩九九數盤		一角	
兒童遊戲算術		二角五分	

### 國民遊戲

飛艇進行圖	三角	五彩打獵圖	四分
國旗牌	二角	運動圖	四分
英文字牌	二角	賽跑圖	四分
九九數牌	一角五分	踏馬圖	四分
動物牌	三角	中國鐵路圖	四分
五彩從軍圖	一角	中國航路圖	四分
五彩交通進化圖	一角	環遊世界圖	四分
五彩修身圖	一角	名勝遊覽圖	六分
歷史遊戲圖	四分	西湖覽勝圖	六分
二十四孝圖	四分	都會旅行圖	四分

# 教育雜誌第十八卷第一號

## 青年教育專號——徵文啓事

自五卅慘案發生，舉國國民憤外族之日逼，悲內政之不修，於是奔走呼號，謀所以救國抗侮之計；而此種羣壯運動，實以青年之學生、工人及商夥爲主力軍。青年在一般社會，本係重要份子；而在吾風雨飄飄之中國，其所負責任之繁重，更非言語所可盡述。但環顧國內，其於青年，僅有殘酷的壓迫與盲目的放任，求所謂含有教育意味之指導方法與機關，絕不多觀。大之如學生干政問題中之如學潮問題，即極微至如女生剪髮問題，無一不出於無理由之壓迫或放任二途。此皆國內所共見，而非記者之過爲誇妄。倘長此以往，險象叢生，其於國家民族之前途，將有不可言狀者。本社愛祖國，愛青年，不敢後人，茲特於第十八卷第一號（十五年一月）出一「青年教育」專號，擬於青年教育創一有根據之原則，立一有系統之方案，以免壓迫與放任之謬舉；深願國內教育專家之熱心救世者，惠賜鴻文，俾作南針。此則不僅本社之幸，國家前途實賴利焉。

### 一 論題之範圍

- (一) 青年教育原理
- (二) 青年教育範圍
- (三) 青年教育機關
- (四) 青年心理與青年教育
- (五) 青年問題與青年教育
- (六) 青年運動與青年教育

二 徵文之方法 十四年十二月十日限止 報酬概用現金

- (七) 中國的青年運動
- (八) 外國的青年運動
- (九) 青年學生的教育
- (十) 青年工人的教育
- (十一) 青年農人的教育
- (十二) 青年店員的教育

- (十三) 青年軍事訓練問題
- (十四) 青年加入政黨問題
- (十五) 青年政治活動問題
- (十六) 中國青年教育現狀
- (十七) 外國青年教育現狀
- (十八) 青年教育者的資格與修養

教育雜誌社謹啓

# 墮落



## 范香谷

「的確是太無聊了！我厭惡北京，尤其是北京的天氣。」我時常這樣說。想來和我環境相類的人，大都贊成我的話罷？灰塵迷漫的空氣，乾燥無味的生活，一切都是值得咀咒的；最難堪是淅淅瀝瀝的雨。

從上一禮拜一起，點點滴滴下個不住，天空總是陰灰色的，枝頭差堪爽人神思的鳥語，也因之而絕音；一切生氣，不知那裏去了！有時雨大起來，發狂般擊着院中的

積水，生出一種澎湃之聲；小些的時候，也是簌溜滴瀝，無有已時；小胡同裏也起了一尺厚的泥濘。在這樣的情況中，戲園子是不能去了。我和O君兀對的悶坐房中——陰雨的天氣，分外容易晚些，這時已有黃昏的意味了。——有時無目的的說一兩句話，轉瞬又被窗外的雨聲，獨自占據這沉寂的空間，門外已快要水深及階。

我有時從架上隨意取下一兩本書，即刻又拋在桌

上後來一味靜靜的睡在躺椅上，精神茫無寄託。C君縐着眉頭，從牀下扯出一盤滿積塵垢的煙具來，忸怩似的對我說了一聲「無聊」，我隨便應了一下，他更取了一盆水，用刷蘸了些肥皂，着力擦那被煙膏塗滿黝黑的燈，一下一下和雨聲相應。門開了，S從外進來，看見了C，笑說：「又鬧這個玩意兒！」却又嘆口氣睡到牀上。

我這時靜聽着C的動作，不一會兒，工作是告成了，舊的器具似乎已變做新的，C覺得很滿意，拿起來放在桌上；轉身向門外走去。

天快要黑了，一盞薄弱的燈光，已安置在牀中間一個磁盤子上面，這很有吸引人的力量，我不由得起身去坐在牀邊。C向我和S說：「我們今晚可以過去了。」他正將半個煙泡在燈上燒。S橫在那一方，用一桿鐵籤子擊着盤子，斷斷續續的回答：「過去是當然可以過去，——橫豎總是醉夢一般的過去。」

「人世的生活那裏有什麼意義，何況我們是尤其

找不到快樂，——這討厭的雨平時已萬分枯寂無聊，怎禁得牠又的的噹噹增人煩惱。——幾年來我要不是日趨於求麻醉的快樂，我早已自殺了。」一句話引起C的牢騷負氣似的說：

S道：「真的！在北京實找不到真的快樂，猶記得從前在故鄉的時候，懷想北京不知多麼樣偉大莊嚴。自到了這裏以後，件件使我失望，與我們綠水青山的故鄉，污濁得真有天淵之別，甚麼只使人感覺着枯燥愁煩……處處消滅了我的勇氣，直將永為這社會所屈服，更無奮鬪的力量，本來呵！灰色的環境裏，如何會開紅色的花！」

C這時已將他燒好的煙裝在斗上，對着燈嗤嗤的抽一會兒，帳子裏煙霧迷漫，一種特異的香味，直中人腦。我恍惚如入夢境，幾乎忘記了現在在什麼地方，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更幾乎不明白我是誰。窗外的雨聲更大了，C將一筒煙吸完，起身讓我去燒。在兩年以前，我對於吸煙一事，可是深惡痛絕的，不但自己無論如何不吸，有

機會還時常去告誡別人；現在却不然了，似乎覺得這也是一種新奇的玩意兒，何況我們不過是無聊消遣，偶一爲之，於是毫不遲疑的躺下去，實行那一榻橫陳，吞雲吐霧。」

◎這時坐在我原坐的地方，我吸完一筒煙以後，起身讓S去燒，走下牀來喝了一杯茶，順手取過一張報紙，立即莫明其妙的生出一種厭惡恐懼之感，撇過一邊；從底下找到了一本「愛的成年」這是纔到上海去了不久的T君的書。

「T現在不曉得怎樣了？」我忽然想到T君：

「有甚麼怎樣不怎樣，他還不是照舊頹喪——死灰般的度日！」S一壁用力裹煙泡，一壁回答我。

「他真可憐！——失望的人！」T這次是因爲戀愛不成，失意之餘，纔決然離去北京的；本來是一個男子，不能獲得對方的愛情，也是很普通的事；不過他五年來毫無一些結果，使他日陷於悲傷的世界裏，大家對他都很

可惜。

◎道：「T的失敗，直可說是必然的結果，他過於老實，交際上沒一點手腕，講到口才哩，又是訥訥不能說一句有趣的話，這能够獵取女子的愛情，無怪他五年的單戀，終歸是單戀罷了。——本來他的機會非常的好，同學，同班，他的學問又算得出類拔粹，無如他太不能迎合女子的心理，要使另外一個人，早已成功多時了。」

「然而T的用心，不能算得不專，雖然步步失望，五年來毫不改變他的初心；卽像現在，什麼都已絕望，他還和從前一個樣子。換一個人，恐怕早已翻然變計了。」我放下書替T君辯護：

「咳！專一有什麼用！如今的世界裏，誠實就是無用的代名詞，誠實的人，有了專一的愛情，適足增對方的厭惡。」S放下煙槍坐起來說：

「對呵！誠實專一在戀愛史上是不適用於現代了，不看前年和W女士結婚又離婚的那位A君嗎，W女士

起初何常不知他家裏有妻子，然而究竟冒昧結了幾個月的婚，也無非是對方手段高明罷了。」C 急接着S的話：

我嘆了一口氣，心裏起一種不可解的悲哀，仰頭看見那灰黑的天花板，沉悶的燈光，與白黑相間的牆相映；耳聽見門外忽然一陣汽車鳴鳴的聲音，處處都感覺着生活之單調與無味，人生的虛偽。

砰然一聲，驚醒了我深沉的幻想，大張推門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誰的？」C 急劇的問，雖然他很不滿意大張遲到現在方拿進來，他仍舊歡迎這封信——如果是他的話。——大張將信交在他手裏，我們都坐近了映着燈光看，果然就是我們適纔正談到的T君，從上海給我們寄來的。C 急忙拆開，從裏面扯出很厚的一積紙。

「朋友：

我向你們報告我的近况，請你們不要因為我墮落而傷心，要知道人生是不值得一論的，我現在

或者是走到正確的道路上也說不定。

我的生活與從前大異了，我力求放縱，打破從前許多觀念，更無論什麼是非的，確的！我現在可以說快樂極了，然而也放縱極了，或者比我以前所目為「碌碌無知者流」的生活，更要放縱。我從前對於C君之不以嚴格的道德思想來制裁自己，還很不滿意，現在自問，也不禁啞然失笑了。

當我第一步，舉足踏進娼寮的時候；當我初次對着五花八門的骨牌，消磨時光的時候；當我舉着大杯威士忌，與幾個昔時不屑與交的人，高談闊論的時候；……我也何常不想到這種生活太無意味，但是什麼是有意味的呢？人生果然重大而值得一論嗎？看哪！或者你的理想以為是的，但是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人生果然有目的可求嗎？我們不幸而陷於「有生」，這已是墮入大悲劇的漩渦裏，何況「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也，孰知其異？」我們爲什麼要自尋苦惱呢？

總之，我現在已和從前完全成了兩個人，我現

遲疑的目光，互看了一眼，我不禁失口嘆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纔打破從前的迷夢——〇君你大概贊成我的話罷。——在這黑沉沉的大海裏，是不許用「思想」的，你若強要用「思想」，你便要陷於苦惱之域了！

我們如被一種不可思議的嚴重的力量所壓迫，暫時癡坐着；牀上的燈，一閃一閃發出吸引人的光亮；窗外雨聲，還是瀟瀟的傳進這緊張的房間。

……  
我們看到這裏，不知不覺都擡起頭來，彼此用沉重

——完——

## 捧腹談

秋

### ▲生蛋

女先生在教室裏指着掛的飛行機圖，問學生知道不知道牠的作用。學生都瞪目答不出來。

——因爲是些鄉下的小孩子——於是先生說道：「你們想想雀鳥能做的而我不能做的是什麼事呢？」一個很聰明的小學生便站了起來道：「是生蛋。」

中華民國十五年

# 日記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校日記 上等印書紙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國民日記 上等印書紙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珍種英文日記 上等印書紙布面金字每册定價四角	袖珍日記 種乙 印書紙假布面每册定價一角二分	袖珍日記 種甲 上等印書紙布面每册定價三角	柒頭日曆 用印書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五角木座每只五角	大號日曆 用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定價六角	小號日曆 用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四分
--------------------------	--------------------------	---------------------------	------------------------------	-----------------------------	-------------------------------	-----------------------	---------------------------



# 藍鑽石

(續)

森迪  
克探  
一案之



英國弗里門著

程小青譯

他且說且停止了脚步。他的眼光向我們剛經過的一片雜貨鋪裏一瞥，便忽忽進去。我跟到裏面，聽得他正自問一個店夥買一根廉價輕便的釣竿，又買了一卷線。兩個釣子，我一時不知道他有什麼用意。他又向那店夥道：「我還要買一個浮子。」那店夥取出了各種不同的浮子來。聽他選擇。森迪克卻揀了很大而雜色的一個。那店夥似很詫異。因說：「這種浮子祇能釣取櫻魚的用。但近

處河中的櫻魚，久已絕迹。故而這種浮子好久沒人顧問。」森迪克一壁付錢，一壁含笑答道：「這是他們不善釣的緣故。我料那些櫻魚見了我的浮子，一定會爭着上我的釣子哩。」說着便挾了所購的漁具離店。走了幾步。我禁不住問道：「你為什麼買這樣大的浮子。像這浮子半里路外也可以瞧得見了。」森迪克應道：「正是。這就是我的本意。」我雖知他的目的決不在於捕魚，但不待我開口詢問，他又在一片店舖門前站住。說道：「我想還要買一些赭土。」說着他就走進店去。我越發詫異。因為赭土是一種染料。和漁具並沒關係。他何以同時購取。等他出來。我又問道：「你購赭土有什麼用。」森迪克道：「我要把這東西和入石膏粉裏。」我又道：「石膏粉何必着色。究竟有什麼用呢。」森迪克忽作譏笑狀道：「乾維司。你未免太對不起你自己了。像你這樣的人，對於這種淺顯易見的事情，實不應發什麼問句。」我被他一句話堵住。不便再問。少停，另發問句道：「剛才你問我是否直接

回寓所裏去。這又有什麼意思。」森迪克道。「因為我少停也許需要助力。我若知道你一定的所在。臨急時可以發電給你。」我道。「這樣說來。這件事不是很嚴重麼。」森迪克道。「這也難說。或者我並不需要你的助力。也未可知。」我道。「雖然你現在既有了進行的計劃。無論你是否需我。我總跟你一塊兒去。」森迪克道。「你這樣熱誠。我很喜歡。但祇怕我的計劃勞而無功。那卻空累你走一趟了。」一回兒我們已到了車站。火車恰巧到站。我們上車不久。便在欠克車站下車。我跟着他一塊進行。繞了幾個曲折。就到了赫墨司河的一條高橋旁邊。我問他是否要在這裏使用他的釣魚浮子。他答道。「是啊。這裏就是我們釣魚的所在。但須找一個適宜的地點才好。」於是他沿着河岸。向前進行。那時他的目光不住的在地上瞧察。沿河有幾棵柳樹。因著柳蔭的遮蔽。泥徑溼濕。印着許多明顯的足印。我們走了約摸半里光景。森迪克忽立停了向後面瞧視。說道。「我想我們走得太遠了。不如退

回去些。」我並不答話。祇跟着他退回過來。我們回轉來約有兩百碼遠。森迪克的眼光始終不離地面。忽而又立定了向地上細瞧。便道。「我想這地方是了。」說着把他的帆布袋放下。打開袋口。我問道。「你打算做什麼。」森迪克道。「我要做兩個模型。你姑且把那漁竿整理好了。以便人家見了。可信做我們在這裏釣魚。」我一壁應着。整理那漁竿和鉤子。一壁默瞧他的舉動。見他先取出一隻樹膠碗來。從河中取了些水。又取出一包石膏粉。放在碗中攪和。接着更將所買的赭土和在裏面。那雪白的石膏粉便立即變成赭色。我正暗暗訝奇。忽又見他將那攪和的石膏粉傾在地上。我俯身一瞧。才知那裏有兩個柱過手杖的小孔。約各有兩三吋深。森迪克如此舉動。分明要取得那手杖尖端的模型。這時我忽有所疑。不禁放了漁竿。走到另一個穴孔的近旁。見泥孔中果有靴釘的痕迹。因驚呼道。「奇了。瞧這痕迹。這手杖不就是我們在蘇格蘭場中見過的那一根麼。」森迪克道。「我也這樣料

想。但等到我那石膏粉的模型做成以後，一定可以更準確些。現在你快把那釣竿拾起來。那邊有兩個人來了。」他隨把帆布袋蓋好。從衣袋中摸出一卷線來。緩緩放開。我低聲道：「我們既要遮人家的眼目。我以為那大浮子決不可用。否則不免要引聚一大羣人來。」森迪克笑道：「假使這浮子果能引動多人。那也於我們有益處的。」這時那兩個工匠模樣的人已走近我們身旁。略略向我們瞧了一瞧。仍向前進了。這時我才明白森迪克所以購買那赭土的用意。因為這時候那石膏粉的模型還沒凝結。假使沒有赭土的混合。泥孔中忽有雪白的東西。勢必要引起那兩個人的注意。這樣就未免要壞我們的事了。我因道：「森迪克。你委實是一個聰敏人。什麼事都有先見。不能不叫人佩服。」他向我鞠了一個躬。隨把那石膏模型摸了一摸。就輕輕取出。模型的樣子。和那鑲靴釘的手杖尖端。完全相同。森迪克似乎還不敢輕信。又取出彎尺來量了一量。才歡呼道：「不錯。正是十一分半對徑。」

於是他就把那模型用紙包好。留在帆布袋中。向我說道：「第一步總算已成功了。此刻我們應再進一步。你且想想。這手杖的泥孔既這樣子深。顯見那人當時。似曾將手杖插在地上。但你想他爲什麼如此。」我道：「他似乎要空他的手。」森迪克道：「這果然不錯。現在我們且坐下來想。那人所以要空他的手。又有什麼作用。你且瞧瞧。你眼前瞧見些什麼。」我向四周瞧了一回。並不見有什麼足以注意的特點。因道：「我但見一棵疎稀的柳樹。幾畦菜蔬。一隻廢棄的鉛盆。還有一方空地。似乎有人在那裏割過草皮。」森迪克應道：「是啊。你若瞧得更仔細些。便可瞧見那一方空缺的地上。還鋪着一層細泥。似想借此掩飾。其實那一塊草皮。明明是新近用刀掘起來的。一望便知。但你想那草皮掘起來。又有什麼用呢。」我搖頭道：「這種事若憑空猜想。決沒有用。」森迪克道：「不錯。其實你若使更注意些別的景物。自然就不必憑空猜度。你瞧。那柳樹根旁有一小塊草。不是見得特別濃茂些麼。」

說時他隨把手杖在那塊草上挑撥。果然應手而動。並不生根。我忙俯身取起。鋪在先龍所見的那方空地上面。恰正相合。因歡呼道。「這可見這一塊草皮本是從這裏割起。掩蓋在那樹根上的。但樹根上何以必須掩蓋。不是有什麼東西埋藏在下面麼。」森迪克正開了他的那隻帆布袋。取出一把闊刀。答道。「我希望你所料的不錯。」我道。「那麼。你打算在這裏發掘什麼。」他道。「我希望找一種用半塊污穢毛巾包裹的東西。」我道。「如此。你應得快些動手。因為我見那面有一個人。正向這裏走來。」森迪克向遠處望了一望。使用他的闊刀在樹根上發掘。一回。便暗喜道。「我覺得我的刀尖已觸着了什麼東西。」於是。他且掘且把泥挖在一旁。又擡頭瞧那來人。那人的脚步似已加速。但尙距離四五百碼。森迪克伸手插入泥穴。便摸出一個長方形的小包。那包裹的外層。果真是半塊污穢的毛巾。另外用繩縛着。森迪克急急將繩割斷。打開毛巾。便見裏面有一隻很精緻的羊皮小匣。我一見大

喜。一手將匣奪過。在那鍍金的匣鈕上一按。匣蓋突的跳開。忽見裏面都是燦爛耀目的淡藍色鑽石。這時我不敢耽擱。忙將匣蓋蓋好。放在森迪克的帆布袋中。森迪克也急將污巾團做一團。重新放在穴中。又將挖出來的泥塊照樣鋪填蓋好。這時那來人因着路徑的曲折。被近旁矮樹所蔽。反不能瞧見。森迪克既把那泥穴鋪滿。重新把草皮取起。依舊蓋在上面。接著又在空地上發掘。忽掘出一條蟲來。便向我道。「這東西儘可掩飾我們的舉動。你再裝做覓蟲餌的樣子。得蟲以後。可假做釣魚。我卻要往警察局去。你無論如何。不要離去此地。必須等我回來。或另外派人來接替你後。你方能行動。」說完微微一笑。又把那巨大的浮子交在我手裏。隨將掘地的闊刀放在帆布袋裏。提着袋向欠克鎮中走去。

在那時候那來人已轉灣過來。重新顯現。我見他步履很急。但我仍假意掘地。絕不理會。那人將近我旁。脚步忽而放緩。我遙見森迪克忽也退回轉來。遠遠跟在來人的後

面彷彿他已變計。森迪克忽高聲向我道：「我想往亨白去更好。」說完又回身前進。那來人回頭向森迪克瞧了一瞧。便在我面前立定。問道：「你在這裏找蟲麼？」我把掘出來的一條舉起來給他瞧瞧。他望着森迪克的背影。又道：「你的朋友好似已捉到了不少魚哩。」我道：「他缺少一根釣竿。少停再要來哩。」這時我見他的眼光向柳樹下瞟了一瞟。又道：「這裏的地點不佳。不如到那邊去些的灣裏去。一定可以捕得多量的魚。你跟我來。我不妨領你去。」我答道：「我必須在這裏等我的朋友回來。等他來時。我可以將你的話告訴他。」這時我已把浮子丟在水面。又把鉤子沉入水中。靜悄悄坐在岸邊。那人非常不安。在岸邊踱來踱去。又再三慫恿我往前面灣子裏去。我祇隨口敷衍。目的在乎消磨時間。等森迪克回來。這樣過了三刻種光景。猛見有兩部馬車從一條橋上經過。後面還有三部自由車跟着。一霎那間。我便見森迪克同著二人走來。後面的三部自由車。便躡上前來。第一部忽

在距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停止。下車來似要察驗他的皮輪。別的兩部卻從我們身旁疾馳而過。那立在我背後的人。這時似更不安。嘴裏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那兩個乘自由車的人前進不遠。也停了下來。把他們的車子放在路旁。忽回身向我和那來人所立的地方走來。我又見森迪克也帶着兩個人走近。那兩人不料就是密勒和培傑。正在這時。我那同伴向兩面一望。見第一個停車的人也放了車子過來。似覺情勢不佳。大有包圍之勢。便突的跳起身來。不等那兩個乘自由車人走近。先衝上去擦身而過。向前飛奔。於是那三個乘自由車的人。都急急回到停車的所在。大家跳上車子。盡力追去。那密勒和培傑二人也徒步在後面追趕。不多一回。這一行人們便都轉折不見。祇剩我和森迪克二人。我因問道：「你怎能知道這個人就是你要捕捉的人？」森迪克道：「我並不確知。起先祇是懷疑。故而招呼了幾個警士。伏在樹叢之中。以備相機而動。他們方才的那種包圍舉動。本來祇是一種虛

張聲勢的試誘。假使那人並不驚駭逃避。警士們也決不敢冒昧動手。至於密勒和培傑二人。原是偶然湊巧。他們恰到欠克警局中來探聽。我因約他們到橋邊來相會。」正說時忽見一行人又退回來了。我見那個叫我遷地釣魚的朋友。夾在這一行人中間。腕上已上了手鐐。他走近我時。忽兇狠狠的向我瞅了一眼。密勒吩咐那乘自由車的便衣警士道。「你們可把他裝在那部馬車裏。你們的自由車也可放在馬車頂上。」那一羣人應命去後。密勒才向我的朋友道。「博士。我以為這個人大概不致有誤。但他身上卻並沒有贓品。」森迪克道。「自然沒有。」密勒道。「那麼。你可知道這贓物在什麼地方。」森迪克不答。但開了他手中提着的那隻帆布袋。把那鑽石皮匣取出。授給密勒道。「我把這東西交給你。你須出一張收條。」密勒將皮匣開了。一見那燦爛的鑽石。不由的和培傑二人都失聲驚呼。密勒急問道。「博士。這東西你從那裏得到的。」森迪克道。「我在柳樹根上掘起來的。」密勒道。

「但你怎樣知道這東西在這裏呢。」森迪克微笑答道。「我並不知道。祇是到這裏來隨便瞧瞧罷了。」那兩個官家偵探向森迪克呆瞧了一回。又互相瞧視。似表示他們已不能不自承失敗。少停。密勒又問道。「爲眼前計。我們祇能靜待密司脫蒙台格回復了神志。然後再正式進行。可不是麼。」森迪克道。「正是。你等到定了正式起訴的日子。請通知我一聲。我自應到法庭證實。」密勒應了。就寫了一張收據給森迪克。接着便和培傑二人坐了馬車回去。卻留我們二人在岸邊真個釣魚。森迪克等他們去遠。又開了他的用品袋。再取出石膏粉來調和。說道。「我更要做兩個靴子的模型。一個是埋鑽石人的右靴。還有一個就是剛在被捉的人的右靴。你到這裏來瞧瞧。這兩種靴印。豈非完全相同。我必須把他們保留。等到起訴時可以作證。」我才明白他剛才往鎮中去時。先忽退回來跟在來人的後面。這分明是他已懷疑那人。要回轉來要瞧瞧他的足印。這時森迪克把調好的石膏傾在泥



印之中。自言自語道。「等到這東西完成。這一件藍鑽石案。也可以就此結束了。」我忙道。「且慢。我卻還有許多地方解釋不出。我料你在百倫福時。便已料定那鑽石什麼地方。可不是麼。」森迪克道。「其實當我們從蘇格蘭場裏出來。我早有幾分成竹。知道兩案有相互的關係。至於我所以往百倫福去。無非要證實那皮袋和整容品夾的主人罷了。」我道。「但你怎樣知道這賊物一定藏在赫墨司河岸上呢。」他聽了這句。才發出那幾句我紀錄在篇首的議論。隨又繼續道。「我平時喜歡研究各種自然科學。這一次卻已獲得了很大的報酬。原來當初那兩件案子。似雖不相關係。然而內中有一個連接的節環。當時我曾經告訴培傑。他不但沒有這種知識。還很輕視。自然到底不能夠成功了。」我道。「你所說的節環。可就是你當時叫他注意的那一個特殊的尖螺麼。」森迪克道。「是啊。那尖螺我既從草團中尋出。因此才告訴我那是從什麼地方掘起來的。」我疑惑道。「這一點我還不

能明瞭。因為像這種螺族。各處都有。你怎知道一定在這地方呢。」他笑道。「乾維司。你說這話。足徵你在這一種學識上沒有深切的研究。須知這一種尖螺名叫別立卡德。式樣和別的不同。種也垂絕。在英國境內。祇有惠耳歌和赫墨司兩處地方可以發見。但惠耳歌距離既遠。和本案並沒關係。赫墨司河卻在欠克車站的附近。當然是一條線路。並且這尖螺還有一種特性。都喜住在柳樹的根上或皮上。因此從那尖螺和草團的引導。便把我的眼光引到這赫墨司河旁的柳樹上來。此外我還有別的線索。就是那手杖和皮袋。你總記得當我們在蘇格蘭場裏檢驗皮袋的時候。顯見袋中的東西。必屬於兩個不同的人。一個是整潔有次的老年人。另有一個卻是污穢的罪徒。那皮袋本身原價既貴。又很謹慎的用了多年。分明本是屬那老人。卻被那丟棄的人偷得來的。但袋中既沒有別的值錢的東西。可見已被人運去。我們又知在欠克和彭司車站中間的鐵軌旁邊。拾得一隻空袋。起先以為是密

司脫蒙台格的。實際上卻已被那賊換了一隻。因為我們見了密司脫蒙台格後，便確信他是那皮袋和整容品皮夾的主人。至於那拾起來的一袋，本是廉價的假皮做的。並且袋上還縫着兩隻布袋。分明是藏賊器用的。我因便確信這一定是劫賊的原物。那密司脫蒙台格的一袋，卻被那劫賊換去。後來就落在警察手裏。我又料想那人事成以後，必就在最近的欠克車站下車。從那皮袋底下的黃泥上瞧。可見那袋曾在濕泥地上放過。又見袋中有一團草。就知必已把別的東西移去。袋內既空。因恐那一副賊器震觸有聲。所以拔起一把草來。把那器械塞住。並用半塊毛巾包着。這又可見另有半塊。必別有所用。因此種種。我就定意到赫墨司河岸的柳樹左右來找尋一回。但幸虧有那特殊的手杖痕迹。做一個指引。否則這河岸既長。柳樹也不止一棵。一時也不容易找得確定的地點。後來我在這柳樹根旁。發見了這二三寸深的手杖痕迹。再往前去。便不再見同樣的足印和杖痕。才知目的地就在

這裏。但第二步我發掘那個藏寶。竟如此容易。那卻是出我預料外的。」我聽到這裏。全局都已了了。少停。我又問道。「但那人已劫得了那條鑽圈。爲什麼要藏到這地方來。你可能猜得出他的用意麼。」這時森迪克已將靴印的模型取起。分別用紙包好。藏在他的帆布袋中。提了袋預備回去。且走且回答我道。「這雖不能說定。但他也許爲審慎起見。恐怕有人瞧見他的狀態。故而暫時將東西埋在妥密的地方。今天他見報紙上沒有這樣的記載。他就放膽來取。或是他先要想一個銷贖的方法。不敢把東西帶在身上。此刻卻已接洽妥當。因便急急來提取了。」這案子的大局既已明瞭。我也不再多問。過了幾天。蒙台格回復了原狀。便往公堂對簿。證據既確。那劫賊自無可狡辯。蒙台格因着感激我們。送了一對古銀的燭臺給森迪克。這一對燭臺森迪克非常珍視。至今還供在我們的爐簷上呢。



古城得寶錄卷上 (續) 天 游

第九回 蠻奴敵懷莊外埋金 宵小忘恩河濱盜寶

韋坡帶着太山找他同來的部下，整整找了兩天，直到第二天午後，纔找到一些蹤跡。找到之後，很使他吃驚。原來在大道邊，發現了三個黑人的死尸，從他外貌看去，死得非常可慘。細辨他們面貌，認得三個都是匪類中重要頭目，同來的部曲之中，只有這三個人，不是奴隸。大概那九個奴隸，受不了阿拉伯人的虐待，趁着離大隊已遠，韋坡又不在帳中，乘機把這三個代表那殘酷不堪匪首的頭目殺死。高飛遠走，恢復自由。韋坡看着死尸，暗暗稱幸。知道他們起意想殺死頭目之時，自己倘然也在



帳中，一定難於倖免，現在看着還使人心膽俱裂哩。太山

卻是真正共和。一律平等看待。若是弱小一些，遲早就得

橫死。柯朗格脫白喇都谷

（柯朗格黑人會長餘均巨

猿之名見胡譯野人記）都

是優勝劣敗的絕好榜樣。太

山雖已忘記以前歷史，語言

上卻一些沒有忘記。猿語是

他兒時所用，當然忘卻不了。

英法文用過苦功，也不易忘

記。所以韋坡同他講法國話，

他就以法語相答。蘭瀝同他

講猿語，他就也用猿語。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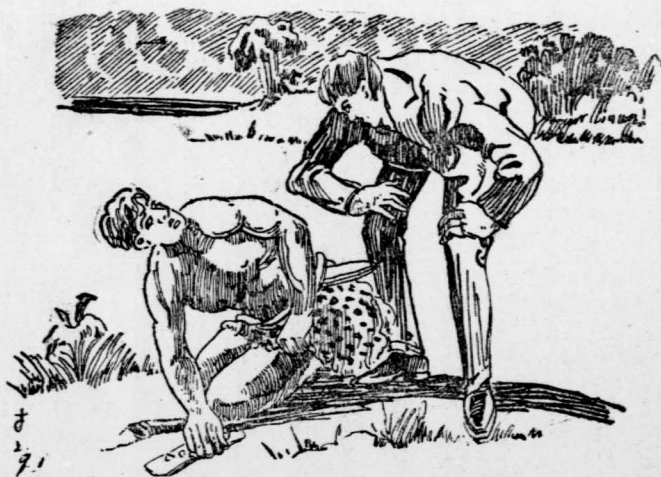
有人同他講英語，他一般也

會講的。做夢似的，自己一些

也不覺得可異。那天晚天，種

了火，兩個人坐在火邊。太山又除下那革囊來，把裏面裝

復。記得從小受卡拉（母猿爲  
太山之母死後撫養太山之猿  
見胡譯野人記）的訓育。要在  
森林中生存，只有憑自己的武  
勇。別的都靠不住。弱小的當然  
在天然淘汰之列。人類之中，還有門戶階級之見，森林裏



趕忙把手實按住也不作答只澆着牙喘起

着的五色寶石，倒出來玩。韋坡故意問他玩的是什麼東西？從什麼地方得來的？他說，這是種美麗的石子，想把他串起來，做一條鍊子，挂在頸上玩。是在太陽宮底下極深的地室中得來的。韋坡見太山不知道寶石的價值，很是滿意。這樣看來，只用向他要，他一定肯給，不必另想別的方法。看見太山拾起一塊很平正的木頭，把手掌中的寶石，一顆顆排上去。就伸手過去向太山道：「你把那石子給我看看。」太山聽了，趕忙用手把寶石按住，也不作答，只涎着牙咆哮起來。嚇得韋坡縮手不迭。太山卻一些不變常態，他見韋坡把手縮回去，仍舊繼續着玩他的寶石。口中還是照常閑談。彷彿沒有方纔的事一般。原來他方纔的態度，完全是森林中保衛自己所有物的常態。連日所吃的食物，都是太山獵來的。獵來之後，一般也分給韋坡。不過韋坡倘若不小心，誤取了他的一份，手纔搭上去，他就立刻變了臉，咆哮起來。一上手韋坡見了這種野蠻態度，就有些害怕。他不知道太山以前的歷史，這種態度，

正是他本相。還以為是腦筋中發生重大變化，把好好一個英國貴族頭上受了些傷，變成瘋子，還是一個很危險的瘋子。若是不小心惹惱了他，難保不給他咬死。從軀幹上膺力上比起來，沒有一件是他對手。為今之計，只有早將他誘入倭克曼步哨線內，交割清楚的一法。不過前途森林稠密，在森林中走着，只憑那柄刀防身，很有些戒心。幸虧有太山同行，他的勇敢，不但足以自衛，還可以保衛韋坡。韋坡在渥泊親眼見過他同獅子決鬪的。因此把心又安了些。還有最足以動韋坡的，就是那革囊中的寶石。他心目中只想覓便劫取過來。並不是拿去孝敬倭克曼，想自己把他留下，相機討一個差使，逃上海口，附船徑赴美洲。憑着這一袋的寶石，同自己的社會中交際手段，隱姓埋名，下半世很可享一些安閑歲月。他本來是個耽於逸樂之人，既有這個希望，已經在那裏嫌惡美國沒有百魯塞的繁華。不過無論怎樣，總比放逐非洲，嘗這種荒涼寂寞的風味，來得強些。他既存心想竊取寶石，只能

同他目爲瘋人的太山周旋。走了第三天，太山聽覺敏銳，聽見後面來了些人聲，立定了，嗅了嗅氣味，把韋坡拉進

一叢灌木去藏着。韋坡只聽

見林中蟲鳥之聲，很是不解。

不多一回，遠遠大道上來

了一個肌膚潤澤的黑人，很謹

慎的走來。後面一溜跟着四

十多個同伴，每人背上用皮

帶揹着兩大塊黃澄澄的東

西。韋坡一眼看去，早就認識

他們是跟太山上渥泊的部

曲，白守禮同那些忠心的韋

齊禮人。留心太山舉動，見他

雖然也在留心，卻並沒有認識他們的表示。等他們一個

個過去，太山站起來，走出灌木去。向他們的去路一看，見

他們已經走遠了。向韋坡道：「我們快追上去，把他們殺

了。」韋坡愕然道：「爲什麼呢？」太山道：「他們都是黑人。殺卡拉的就是黑人。黑人是猿類的公敵。怎樣可以

饒他們呢？」韋坡很是不

願同白守禮等決戰，見他

們攜着金磚回太山莊，卻

很快樂。因爲他對於這

邊的路，不甚熟悉。看太山

又是瘋瘋癲癲的，怕迷走

了路，不當穩便，若是慢慢

在後面跟着白守禮等走，

一定可以帶他們上太山

莊邊。到了那邊，到倭克曼

寨中去的路，韋坡就認識



後面跟着十四多個同伴每人背上用皮帶揹着兩大塊黃澄澄的東

了。因爲要白守禮等做嚮導，這是他第一件不願同白守禮等決戰的主要原因。第二件原因，就是搬運金磚，從此地到太山莊，正不知有多少路。由他們運去，也可以省了

許多跋涉。等他們運到之後，再帶倭克曼去取，很是便利。因為有這兩種原因，竭力攔阻太山，不讓他傷害黑人。哄着太山說是他知道這些黑人嘯聚之所，野獸很多。暗中跟着他們去，可以獵取許多食品。太山欣然應允。跟了十多天，有一天從高原上望下去，居然望見章齊禮平原，同那條屈曲長河。西北一帶密層層的許多森林。那些黑人像長蛇似的，在一里多路以外，平原豐草中前進。平原水草肥美之所，有



有許多斑馬羚羊，在那裏吃草。河邊葦草叢中，聽見黑人足音，有一頭極大的水牛，探出頭來偵看，見黑人過去，又退入葦中去了。章

坡留心太山，見他雖是到了家鄉，一些沒有注意。看着獸類，有些饑涎欲滴。日光並不注射到自己莊子那邊去，很是放心。到莊子附近高原上一看，不覺愕然。原來倭克曼燒莊，章坡並不知道。忽然不見了莊子，非常吃驚。用手按在額前，仔細向莊基上看去，一切房子完全不見，只剩下

一片空場。皺着雙眉一想，纔明白是倭克曼復仇下的毒手。白守禮等起初並沒留心，及至到了附近，纔知道莊上罹了浩劫。紛紛擾擾的進了歪歪斜斜的花障。花畦中花木，狼藉不堪。迎面就是成了枯木頽垣的莊子。火燒場上有些枯骨。花園中的尸骸，卻有不少。不過多半給鬣狗們咬得七零八落。從尸體上餘剩的服裝看來，知道都是自己舊侶。白守禮見那情形，早就明白。向他部下凄然道：「這一定是阿拉伯人幹的。」

那些部下聽了都氣得開不出口來。細看莊中情形，知道大宛那平時深恨阿拉伯人，常常破壞他們計劃，所以現

在趁大宛那不在家，來此燒莊。有個人忽然記起琴痕。失聲叫道：「啊呀！夫人呢？」白守禮愀然道：「一定同我們家眷都給他們擄去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聽了，把標槍舉過了頭，狂叫起來。



也 一 齊 舉 標 槍 狂 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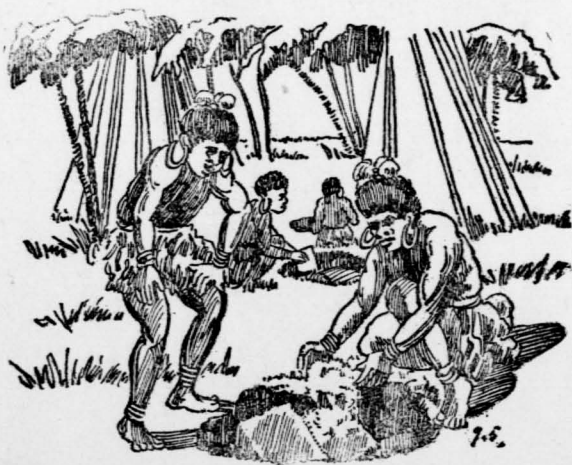
辦不來大事的。現在休息一下，休息之後，我們追蹤那些賊人。替夫人同衆兄弟復仇去。若是夫人同我們眷屬，還

這是他們黑人憤怒已極，決心復仇的表示。大家見了，也一齊舉起手來，教大家安靜一些。慨然道：「這個時候，不是專門胡鬧的時候。大宛那平時也用這句話訓練我們，單是嚷一回，決



沒有死。一定在那裏渴望我們救援。我們得火速前往纔好。不過此去一定有一場血戰，枵腹而往，萬使不得，先吃了東西，再圖進取。」他們在那裏鬧，韋坡太山已到河畔藏在蘆葦中偷看。看着白守禮指揮大衆，在莊前用刀的用刀，用手的用手，挖了一個大坑。把各人背上揹的金磚卸下來，放入坑中。上面仍舊用土覆好。韋坡見了，非常欣幸。怕太山去挖，哄他說，他們埋下去的，不是可吃之物。太山也就不去注意他了。韋坡見他們埋金，知道不久將有遠行，怕自己同太山走後他們

又來遷移地方，很想立刻等他們走後，發掘出來，只苦於沒有助手。只得丟手。那些土人埋好金磚，轉到上風頭，聞



挖了一大個坑，各人把背上的金磚卸下來，放入坑中，上面仍舊用土覆好。

不到尸氣之處，遠遠的立下了帳篷。那時天已黃昏，韋坡太山坐下地去，把帶來的食品，吃了一飽。韋坡在吃東西

之時，立刻籌劃那未來應取的步驟。他也知道阿拉伯人擄了韋齊禮人眷屬。韋齊禮是個有名強悍的部落，他們決計不肯就此干休。一定要去立刻復仇的。所以拿定主意，兼程前進。一則報告敵人踪跡。一則報告埋金之所。現在太山既已失去知覺，勸贖之事，已難再辦。究竟倭克曼預備把琴痕怎樣安置，這是倭克曼之事，無從替他籌劃。這一票金磚價值不賚，倒不能不趕緊收回。自己若能在這票金磚，稍分餘潤，已經很好的了。思潮起落，忽地又記起太山革囊中的寶石來。這一

筆至寶，卻丟不掉。打算無論怎樣，一定要將他收歸己有。

計。無論什麼珍貴之物，這種藏匿，再也安全沒有。自從上

想到這裏，擡起頭來估量太山的身材，覺得他那種膂力，若想憑自己的力量去強劫，知道送死無疑。只能靜待機緣。歪着身子，躺在地下，一只手枕在頭下，一只手蒙住臉，雖是睜着眼，在指縫中留心太山舉動，一些不給太山知道。一壁看，一壁還在那裏打算劫奪寶石計策。太山坐在那裏，起初目不轉睛的看着章坡。章坡見太山在那裏看他，動都不敢動，故意把呼吸調勻起來，裝作已入睡鄉。太山見了，就思索起藏匿寶石的方法，他看見章齊禮人埋那金磚，聽章坡說他們是怕人來竊取這東西，所以把他埋了起來，從那時的太山想來，確是一種最好的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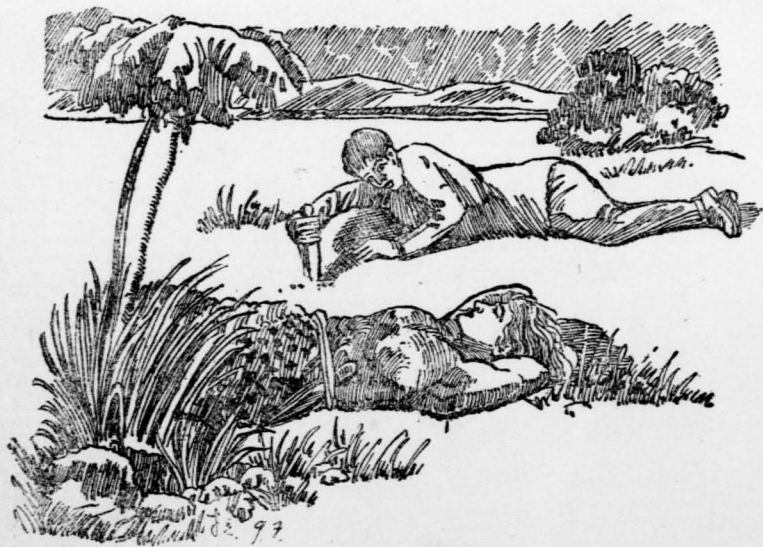


去進將放囊革下除

趕緊闔上雙目，歎了口氣，把雙臂向前一伸，仰天睡了。彷彿

一次章坡向他要了一次，知道章坡想要這件東西，雖然不知這件東西的價值，既然是自己心愛之物，決不能儘他拿去。既有這種保護方法，何妨應用起來。等了一回，聽見章坡的鼾聲，以為他睡熟了，拔出獵刀，就在自己坐的前面，挖那地上的土，用手幫着，不多一回，已經給他挖了一個五六寸深，五六寸直徑的一個小坑。除下革囊，放將進去，章坡見太山中計，喜得幾乎狂叫起來。連呼吸都忘記了。太山聽不見章坡鼾聲，疑心起來，顏色有改變，澄澄看着章坡。章坡吃了一驚，知道這是生死存亡關頭，

佛做了什麼惡夢似的，不多一回又打起鼾來。這一次他已經不能偷看太山。不過覺得他目光始終沒有離開自己。好久好久纔聽見有爬土吞土之聲，知道寶石是埋好了，又等了一小時光景，動了一動，翻身再看太山。太山也睡着了。他埋寶石之處，距離韋坡睡的地方不遠，伸手過去，可以摸到。只不敢動手。又等了一回，故意做出許多聲音，卻不見太山醒來。把聖刀拔出來向太山身畔一插。也不見太山轉動。



把聖刀拔出向太山身畔一插

拔起聖刀，把革囊上覆的泥土掘開，伸手一摸，已經摸到囊口。再用聖刀一掘，慢慢把泥掘開，提出革囊，塞入汗衫裏面。然後把掘起來的泥，仍舊好好把空穴填平。寶石雖已到手，知道這件事給太山發覺起來，非常危險。想到這裏，彷彿太山的牙齒，已經咬上自己咽喉來，不覺打了個寒噤。正想一刀把太山刺死，斷了這條禍根，忽地遠遠來了一聲豹嘯。後面蘆葦裏彷彿有一只絕大的動物，在那裏移動。韋坡最

怕的是森林中這些乘夜出來獵取食品的動物。不過既經幹下了這件虧心之事，覺得對面躺着的太山，還要可怕。縱身起來，低頭看一看太山，見他還是好好睡着。正想趁此遠颺，纔向西北走了幾步，忽然又起了殺心。摸着腰

間插着的聖刀柄，迴過身去，看着太山。自言自語道：「爲什麼不動手呢？殺了他我不是要安全一些嗎？」迴身走到太山身邊，手中握住那柄聖刀，覷準太山心口往下刺去。

——待續——

## 世界談屑

### 劍影

四輪轎車始於英格蘭在一五六九年

颶風狂波每小時打擊至八十英里

吾人每小時統計約呼吸空氣三千立方尺

一八一八年德人安多里斯所首製腳踏車

汽機之發明最初於英國在一七五三年

吾人二肺葉之細胞平鋪地面可方二千六百英尺

中國之發行郵票以投寄信件始自一八七八年即光緒

現時所用之各項引線發明於一五四五年

二年

煤油用於燃料始自一八二六年

英寸發明於一八二九年

紡棉紗用有輪機於美國始自一七七六年

白種之毛髮圓渾如管黑種之毛髮扁如絲帶

華氏溫度表於一七二六年德物理學家弗林海特發明

蠅蚰能凍至零下百二十度不僵爲動物之最耐寒者

攝氏溫度表爲瑞士天文家克洛氏發明

一五五九年英國創製洋刀同年法國創有輪車

日之熱度爲華氏表一百三十萬三千五百四十度

巨浪每小時打擊約三十六哩

銅元行於新大陸始自一六八七年

本藥房探辦中



肚腹絞痛

肚痛及腹痛如絞均係腸胃積食不化腹內鼓  
 氣有以致之也是以療治之法必需先使腸胃  
 清潔為首要即逐日大便通暢有序是也欲大  
 便暢適非服用清導丸不可得也蓋是丸功力  
 和平服後即能大便通暢且治肚腹絞  
 痛肝火上升使疾病頭痛  
 胆汁不利等患也請觀  
 京陸軍少將王雲生  
 營游緝隊幫統漢雲  
 書云鄙人體質頗厚  
 且喜食生冷之品久  
 調大便秘結脾胃不  
 疼歷服中藥始非猛  
 無力偶至東四六條  
 談及病况便購清導  
 之胸胃舒暢大便有  
 然而去矣余戲言清  
 人常備良藥尤為身  
 人必備之藥也區區  
 謝心清導丸之功且  
 光澤能治面上紅瘰  
 腹瀉之患凡經售西  
 票大洋六角至上海  
 生藥局原班郵奉紅  
 在內每六瓶大造確  
 出品在美國製造係  
 廉士醫生藥局之



◀ 表目價售零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五分 (原定)	二分 (原定)	書價
三分 (現改)	一分 (現改)	
二分 (國內及 日本)	八分 (國內及 日本)	郵費
一分 (國外)	四分 (國外)	

◀ 表目價定預 ▶

刊週語英	誌雜方東		
半年 廿六册	全年 廿四册	半年 十二册	册數
國內及日本	國內及日本	國內及日本	地域
外	外	外	現改
一元二角	四元五角	二元三角	書價
一元二角	三元	二元三角	連郵費
一元六角二分	四元九角二分	二元九角六分	定
一元二角三分	四元四角八分	二元二角四分	
二元二角六分	五元九角二分	二元二角四分	
三元零四分			

◀ 處閱訂 ▶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書

# 兩大雜誌 削減定價

## 東方雜誌

## 英語週刊

東方雜誌、創刊至今已二十二年、英語週刊、亦滿十年、兩誌銷行極廣、本年特價發行、訂閱者愈衆、此項特價、原定六月底截止、展期一月、現已滿期、茲自八月一日起、更將兩誌定價削減、以酬愛讀諸君之雅意、新舊定價、列表比較於下、

# 本社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  
 四、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下者，不論附稅足退  
 稿信封與否，用則函覆，如未揭載，不退還。惟  
 長篇在五、六千者，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  
 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乙)書券。(丙)特製三色版  
 信箋信封。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  
 八、投寄之稿，同時聲明。倘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所有之稿，本社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恕不致酬。倘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願他人增刪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十、投稿者，請將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一)

定閱者請向上海商務印書館或各地分館接洽  
 遷移如來  
 信址或改  
 因地其他  
 詢問務必  
 事務必  
 將定號數  
 定姓名戶  
 處寄何名  
 四原處寄  
 何項詳處  
 四開明詳  
 細可明詳  
 方實緣  
 辦戶太  
 定重非  
 繁四項  
 此從免  
 無難檢  
 查有誤  
 仍特先  
 寄明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五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分館

郵費表		定價表	
國內(重古新報外)	本埠	定	預
本	七角四分	全年	每冊
本	二角七分	半年	一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五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六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七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八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九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一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二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三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四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五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六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七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八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十九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一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二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三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四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五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六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七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八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二十九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一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二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三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四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五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六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七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八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三十九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一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二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三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四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五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六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七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八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四十九冊
本	二角四分	半年	五十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輪圖刻圖  
 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  
 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  
 即行奉復

(小說世界)

# 可惜

# 嬌容

# 患瘡



## 主治

面疹頸核 濕熱爛腳

皮皴凍瘡 小孩頭瘡

熱癬圈癬 內外痔瘡

剃刀毒瘡 花柳梅毒

下疳橫痃 諸蟲咬傷

#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上海江西路七十二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